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七

天津徐世昌

養一學案

養一學主博通期爲有用異於守一家之言立幟以爲名高者表章先哲裁成後進當世推爲通儒無閒言焉述養

一學案

李先生兆洛

李兆洛字申耆一字紳琦號養一陽湖人少有異稟讀書至四五徧歷久不忘分日課文獻通考浹歲成誦盧抱經主龍城書院從游許爲第一流嘉慶甲子鄉舉第一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安徽鳳臺縣知縣在任七年焦岡湖漢之芍陂濱淮而山岡環繞易爲旱潦增堤防設溝牘督民耕種歲以屢豐俗

獷悍多豪猾私梟出沒其境爲盜藪捕治首惡私梟絕迹嘗曰
鳳潁泗三府州揀擇五千人可方行天下然惟其豪能用之官
用之率至千里外或客兵勢盛力足鈐制乃可創設義學勸民
孝謹澆風一變治行稱最以父憂去官遂不出主講江陰暨陽
書院幾二十年江陰俗樸士知尙氣節崇理學而博通者少先
生因材而教使治經術通音韻訓詁訂輿圖考天官厯算及治
古文辭各專一藝成就者輩出道光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三先
生於學無所不窺昔人通一藝以上有爲之而成書或爲之而
未及成書補輯考訂謀梓而行之士通一藝咸思羅致後進咸
奉爲依歸當時篤志著述者亦咸折衷於先生而先生初未嘗
撰一家言以自名於當世也所編輯者地理韻編二十一卷駢
體文鈔七十一卷皇朝文典七十四卷鳳臺縣志十二卷舊言

集江干香草各若干卷考定皇朝一統輿地全圖恆星圖鑄造
天球銅儀日月行度銅儀並行於世歿後門人編刊養一齋文

集二十卷詩集四卷

參包世臣撰傳 薛子衡
撰行狀 蔣彤撰年譜

渾天儀制器說

規木爲球而中分之以爲範傅以布粘以髮疊布疊髮厚至分
之半乃以漆和蜃疊塗厚亦如之須其乾合兩半而圓之加彩
焉色如天之色成以授繪者按天度而布星躔球之兩端孔之
以置軸以爲心軸方其身而圓其端貫球而出之其北端達子
午環恰容之其南端則貫環外而設輪以轉球是謂天輪按北
極出地之度而設地平環中環以正南北爲子午環以安球
置機於球外爲兩方板空其中而定之度容各輪之轉於球心
之軸端置輪斜安之曰天輪機板之外附板出一輪曰本輪其

輪軸端亦爲輪以運天輪之齒本輪之下曰均輪以運本輪齒相運也均輪之軸達於內其本曰內本輪內本輪之右次輪高下與外均輪並所以運內本輪也其運之也亦以軸端之輪次輪之上爲側輪亦以齒承側輪之軸而運之自均輪至于側輪皆立輪也側輪之上曰飛輪則平置輪齊於板之頂以承節亦以軸運側輪之齒節如矩其上橫之內端有兩鉞形參差設之以制飛輪之進退其外端出板外垂鍊線而錘其端爲兩鉞往來之劑內本輪同軸附輪爲刺輪以懸繩設墜發眾機者也繩之一端設墜其一端亦爲墜而輕之機墜欲極則引而升之輪上惟設釘六使繩可援故謂之刺輪輪之內別爲隔以藏止機蓋刺輪引繩而升則右轉內本輪將從之以右而眾輪皆逆也故藏機于中繩引則機發以止內本輪之旋機之發也皆以墜

而其止之也則以節去節則飛輪如風而眾輪應之矣去墜則
止不行大書會典天文圖飛輪向上齒如鳥爪迎而前以便節端之鉞而便其出入也
側輪以銅片爲圍而開齒於其邊則其齒在側以便承飛輪之
軸也一千六百一十四星

於球之面環爲赤道度定諸球度黃道之度設黃道環環中空
以容機旁刻廿四節氣附天而轉其中之機則于交赤道輪處
日退一度以合日行之度武南曆二十三卷一百五十五星

乃按北極出地度設地平環於地平環十字交相爲時辰環
跋恆星圖武南曆二十三卷一百五十五星

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中外常宿一百十八名七百八十三
星至吳太史令陳卓合甘石巫咸三家並著圖籍始多至二百

八十三宮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晉以後皆宗之今所傳隋丹元子步天歌數與之合時代禁習天文古圖失傳傳者率顛倒其方位國朝康熙十三年監官南懷仁修儀象志用西法考測所得星座較步天歌少有名者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而增多無名者五百九十七星又多近南極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乾隆初監官戴進賢等累加測驗推其度數觀其形象序其次第至九年較儀象志增多有名者十八座一百九十星而增多無名者一千六百一十四星伏讀欽定儀象考成恆星經緯度表總計恆星二百座三千八十三星以六等別其明暗以經緯辨其方位附注歲差加減以便推步燦矣備矣蔑以加矣既又伏讀欽定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視法變赤道爲直綫分十二宮爲十二圖而別繪近南北極星爲圓圖列於前後較之南北赤道

分圖尤便觀覽第原圖俱無增星今推準圖分合而繪之以便
占天者之考驗焉其十二宮圖限於方幅仍就赤道各分爲二
然直線中分配合甚易若圓規之判然難合也至恆星隨黃道
東移歲差五十一秒率七十歲五十一分歲之三十而差一度
今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溯乾隆九年甲子中距九十一算所
差一度有餘表中經緯已與天象不符因命江陰六生承如宋
生景昌六生嚴徐生思錯無錫錢生維樾謹遵欽定儀象考成
歲差加減表隨星加減各如本年冬至交宮度數庶幾此後七
十年中可以用行總圖外仍繪赤道南北分圖二弁諸簡首其
星等在總圖一二三等作○四五六等作●在十二宮圖一等
作○二等作◎三等作○四等作◎五等作○六等作◎氣作
△總凡二十九圖云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例言

京師居天下上游府曰順天府尹治之領廳四州五縣十九畿
輔曰直隸設總督于保定領府十直隸州六廳三州十二縣百
有五留都曰盛京府曰奉天府尹與將軍共治之尹領府一廳
三州四縣八將軍領副都統城二城守尉城八協領城三盛京
之北曰吉林將軍治焉領副都統城四協領城三廳三又北曰
黑龍江將軍治齊齊哈爾城領副都統城二總管城二城守尉
城一是曰東三省畿輔之南爲山東巡撫治濟南領府十直隸
州二州九縣九十六西曰山西巡撫治太原領府九直隸州十
廳七州六縣八十五西南曰河南巡撫治開封領府九直隸州
四廳一州六縣九十七山東之南爲三江總督駐江甯江蘇巡
撫治蘇州領府八直隸廳一直隸州三廳二州二縣六十二安

徽巡撫治安慶領府八直隸州五州四縣五十江西巡撫治南昌領府十三直隸州一廳二州一縣七十五三江之南爲浙閩總督駐福州浙江巡撫治杭州領府十一廳一州一縣七十六福建巡撫治福州領府十直隸州二廳四縣六十二河南之西南爲兩湖湖北巡撫治武昌總督駐焉領府十直隸州一州七縣六十湖南巡撫治長沙領府九直隸廳三直隸州四州三縣六十四山西河南之西爲陝甘陝西巡撫治西安領府七直隸州五廳六州五縣七十三總督治蘭州領府九直隸州六廳九州七縣五十一土司四十二陝甘之南爲四州總督治成都領府十二直隸廳六直隸州八廳六州十一縣百有十一土司二百六十九江西湖南之南爲兩廣廣東巡撫治廣州總督駐焉領府九直隸廳二直隸州四廳二州七縣七十九廣西巡撫治

桂林領府十一直隸州一廳五州十六縣四十七土司四十六
四川之南爲雲貴雲南巡撫治雲南總督駐焉領府十四直隸
廳三直隸州四廳九州二十七縣三十九土司五十貴州巡撫
治貴陽領府十二直隸廳三直隸州一廳十一州十三縣三十
四土司八十一陝甘之西爲新疆伊犁將軍治惠遠城領城九
參贊大臣城二辦事大臣城八領隊大臣城二青海辦事大臣
駐西寧領旗二十九土司三十九四川之西爲西藏前藏治布
達拉城駐藏大臣在焉領城七土司三十九後藏治扎什倫布
城領城六自盛京之北迤西至陝西之北皆內蒙古也爲六盟
曰哲里木盟同盟之旗十曰卓索圖盟同盟之旗五曰昭烏達
盟同盟之旗十一曰錫林郭勒盟同盟之旗十曰烏蘭察布盟
同盟之旗六曰伊克昭盟同盟之旗七其張家口外察哈爾八

旗隸於張家口都統甘肅北阿拉善額濟納二旗不在盟數而徵調比於內蒙古瀚海以北曰喀爾喀是爲外蒙古設定邊左副將軍駐烏里雅蘇台城所轄曰土謝圖汗三音諾顏車臣汗扎薩克圖汗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外藩之圖獨有朝鮮亦附列焉

康熙乾隆兩朝內府輿圖外閒流布絕少武進副貢董方立

祐

誠

精心仿繪復博稽掌故旁羅方志自乾隆以來州縣之改更

水道之遷異皆參校確實而著之以道光二年爲斷東盡費雅喀西極蔥嶺北界俄羅斯南至於海分爲四十一圖大者數尺小亦尺餘鬪合旣難觀者不易今總爲一圖焉

原圖依內府以天府經緯分劃天上一度當地上二百里然緯度無贏縮而經度自赤道迤北以次漸窄則里數不可憑準按

一度當二百里則一分當三里三分里之一一秒當二十步穹
數卽小有不齊而大約無甚贏縮今依靈臺儀象志實測通南
北畫爲每方百里以取計里之便而以虛線存天度之經度使
測天者仍可依傍其緯度則每度分爲二以應地上百里南北
以北極爲準自黑龍江興安嶺北極出地六十一度至廣東崖
州北極出地十八度相距四十三度東西以京師爲中東至三
姓所屬海中大洲偏東三十一度西至喀什噶爾偏西四十六
度相距七十七度計里定方南北八千六百里東西一萬一千
五百里

兆洛始得欽定圖書集成中所刊輿地圖苦其不著天度繼得
康熙內府輿地圖大于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東
華錄言康熙五十年五月駐蹕熱河行宮諭大學士等曰天上

度數俱與地方寬大脗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卽地下一百五十里以今尺算之天上一度卽地下一百里古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遣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五十八年二月諭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九卿等如求頒賜允之卽此是也尋又於廣東巡撫庫見乾隆閒所賜各省督撫內府輿圖則合繪之圖也東西爲橫幅長卷而南北以次排之欲臨其本而未成繼得方立所繪各省及外藩圖於新疆差詳於州縣改革創制以嘉慶年爲斷乃合其總圖而刊之繼又見沈廣文欽裴所藏別有乾隆內府圖亦總繪而截爲正方以刻之方逾二尺直省與兆洛所刊略同而西與北外藩之境拓幾倍乃以所刊本于外藩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七
外補足焉凡墨書者皆是也以所繪天度大要相同無更創之
勞耳謹按乾隆乙亥平定準噶爾遣官測量繪圖以進丙子八
月有御題詩己卯回疆盡隸版圖再遣官繪圖以進庚辰六月
有御題詩俱刊卷首此蓋庚辰所刊也疇人何國宗傳言乾隆
二十年準噶爾蕩平奉命出塞測定東西南北里差則其事矣
庚辰乾隆二十五年也

地理韻編序

道光三年兆洛始至暨陽六生賡九問曰古今地名疆域膠轄
檢書猥繁讀史者何道以理之予示以皇朝輿地圖令以古地
名識其上爲別以上古禹貢三代春秋戰國爲經始年餘乃成
繼檢各史地志別爲錄副而編以歸韻編寫凡三四年乃旣繼
檢皇輿表及一統志表詳其沿革著之于圖皆得其實地則又

七八年繼會前代郡縣注之每韻下又三四年而後成蓋六生
德只之力十七八焉初時編寫者徐生步莊王生望之夏生行
之陸生子幹張生子立吳生子清曹生豫章劉生秉彝成書繕
錄者則沈生鑑虛夏生厚栽蔣生樊圃劉生子干而隨時校讎
商榷者則宋生冕之六生賡九周生唐士鄭生守庭徐生康甫
黃生仲孫也自始至訖事閱十有六年矣雖非日日致力于此
而暇日之力則無不致焉可謂勞矣書徒薈粹載籍檢稽同異
無義理可尋求成之甚難散失甚易又卷帙差多寫之頗難校
之尤難爰以活字集印數百本使稍稍流布誠以廢日力于此
不欲其成而速毀也編長纂雜誠不能無舛謬漏奪惟淹雅君
子加之糾正是有厚望焉充集字之役者薛生安國蘇生汝亮
族子仲武而德只實董之追思施手之初若望之行之秉彝已

不幸短命不見是書之成而諸生各少者已壯壯者漸老而成
幾何歲月卒卒如此使兆洛獨尸其名不亦慙乎賡九名承如
德只名嚴步莊名紹堂望之名渭行之名時子幹名楨子立名
志純子清名廷燦豫章名秉純秉彝名純祚鑑虛名成受厚栽
名培樊圃名壽昌子千名道英冕之名景昌唐士名賡良守庭
名經康甫名思錯仲孫名志述安國名光煜汝亮名旦然仲武
名虎臣予尙欲爲歷代史地名長編凡史中地名見於因事而
非郡縣者悉編出之亦以韻類之藉可並入上古禹貢三代春
秋戰國諸地名若成此地名皆有歸宿讀史者無遺憾矣而此
事尤難以檢閱者必心有識別手能纂錄始可任此亦有三四
生徒欣然受命者而無財者牽于課蒙以餬口不能分力有財
者牽于科舉以求名不肯分心三五年來僅康甫成晉書一種

餘多爲之而不竟自度年齒已莫恐不能待也聊書之冀有同志者繼賡焉

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編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以是爲與古文殊路旣歧奇與

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于其義理之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乎歧奇偶有二之者之毗于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沈臆理所必至也于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上編著錄若干首皆廟堂之製奏進之篇垂諸典章播諸金石者也夫拜颺殿陛敷頌功德同體對越表裏詩書義必嚴以閔氣必厚以愉然後緯以精微之思奮以瑰爍之辭故高而不桷

華而不縟雄而不矜透迤而不靡馬班已降知者蓋希或猥瑣
鋪敘以爲平通或詰屈彫琢以爲奇麗樸卽不文華卽無實未
有能振之者也至於詔令章奏固亦無取儷詞而古人爲之未
嘗不沈詳整靜茂美淵懿訓詞深厚實見於斯豈得以唐宋末
流澆劫浮尪兼病其本哉故亦略存大凡使源流可知耳

中編著錄若干篇指事述意之作也或縝密而端慤或豪侈而
詖盪蓋指事欲其曲以盡述意欲其深以婉澤以比興則詞不
迫切資以故籍故言爲典章也韓非淮南已導先路王符應劭
其流孔長立言之士時有取焉然枝葉已繁或披其本以仲宣
之覃精而子桓病其體弱亦學者之通患也碑誌之文本與史
殊體中郎之作質其有文可爲後法故錄之尤備焉
下編著錄若干篇多緣情託興之作戰國詠諧辨譎者流實肇

厥端其言小其旨淺其趣博往往託思于言表潛神于旨裏引情於趣外是故小而能微淺而能永博而能檢就其褊者亦潤理內苞秀采外溢不徒以鏤繪爲工逋峭取致而已後之作者乃以爲遊戲佻側沈盪忘其所歸遂成俳優病尤甚焉尺牘之美非關造作妍媸雅鄭每肖其人齊梁啟事短篇藻麗閒見旣非具體無關效法十而存一概可知也

皇朝文典序

大園不言星雲爛然實代之言大方無紀河嶽迤邐以爲之紀其在于人精者曰文下挾河嶽上昭星雲所以經緯宇宙炳朗絲綸者也其儒墨之訓彫琢之詞畸人術流之馳說春女秋士之抽思皆一花一葉一翮一蚊各有可觀而非其至者矣拘學之士閉門距躍高指月窟卑銓蟲天囿於所習得少自足或服

習卿雲揚摧燕許祇襲優冠競陳芻狗於朝家寶書鴻典曾未
或窺是猶不覩建章宮之千門萬戶而妄意蓬室爲璇臺不聞
鈞天廣樂之洞心駭目而拊掌巴渝以軒舞也曩廁庶常竊抱
此愧閒搜司存冀有採獲旋出宰邑斯業廢然罷官多暇憶之
耿耿比游維揚聞此土前輩先有纂集亟求而觀巨帙充几登
縣圃而案玉入鮫洲而數珠矣就其輯錄小有乖紊遂加釐次
以類相從都若干篇爲七十四卷羅列務盡非有取舍其所未
備俟諸博求卷之大小不齊蓋留編續之地焉其於掌故以當
中郎獨斷資之遣翰或同伯厚指南豈戴園履方之倫夸于創
見庶大雅宏遠之彥遂其乃心云爾

文集

樂律考

簫

排簫之制其來最古律呂十二管備具其中而近代寢失其傳者蓋因不用律呂損益倍半之法故排簫別為一器而與律呂不相涉惟朝賀郊祀大樂中用之不過較工尺以備器數耳其制則十六管為一具長者張兩旁參差漸短其用單吹無旁出孔管之最者得今尺九寸五六分餘最短則四寸餘十六管之徑亦微不同樂工相傳謂最者管為合字依次漸高此時用排簫之大略也論排簫之制大之亦可小之亦可但須依加減而比例同形推原古制必用十二律呂之正加以二倍律二倍呂始為適中今以十二律呂正聲排簫之制言之左用黃鐘為濁均之宮而以太姑蕤夷無為之商角變祉祉羽右用大呂為清均之宮而以夾仲林南應為之商角變祉祉羽其變宮若用黃鐘大呂之

半則音太高而諸樂難和故取二變宮於二正宮之前以倍無
爲黃宮之變宮倍應爲大宮之變宮又取二下羽於二變宮之
前以倍夷爲黃宮下羽倍南爲大宮下羽此所以備旋宮轉旋
之用而爲諸樂綱領也夫南夷無應實本均祉羽之聲但倍之
而用於宮聲之前則爲變宮下羽此正古人宮逐羽音之義也
以黃半應變宮之理推之正夷爲黃宮之祉而倍夷爲黃宮之
下羽則是下羽之半變爲正祉矣正無爲黃宮之羽而倍無爲
黃宮之變宮則變宮之半亦變而正羽矣

唐宋以來皆四清聲
爲黃大大夾之半故

陳暘以爲靡靡之音謂其過高也今於正律之
外用四倍律則宮聲居中而無過高之譏矣

聲字具備宮調

遞遷旋轉用之無不可也

黃鐘元聲之積加分減分比例所生同形諸管皆得應律呂之
正矣若以黃鐘爲全分之長從下至上按本管十二律呂之分

各開一孔乃與律呂本音不甚相協按清濁二均開孔其聲亦不相應蓋十二管應其本律本呂之聲者其形同而生聲之理又同如以一管按十二律呂之分開孔氣自一孔旁出難致通管直出之音故取分雖同而生聲之理則異也古人之製簫笛也備七音於一管寓十二律呂於其間分清濁旋宮調非得其變通則不可用若取黃鐘元聲加分所生同形諸管以其律呂各自所得度分相併折中而設諸孔始得協音韻之正而備聲字之用焉

按時用簫通長一尺七寸有餘徑五分上下通長之上設出音孔爲低尺字出音孔上第一爲工字孔第二凡第三六第四五第五乙第六後出爲高尺此分得第一工字孔之半獨上字無孔其取上字以後出尺字並六字爲低上字併工字凡字爲高

上字此時用簫立體取音之大概也細推其理長一尺七寸餘者黃鐘加分所生管體律呂相和之倍分也徑五分上下者黃鐘加分所生管體之徑度也其宮調第一孔立宮位而通長爲下羽宮逐羽音之義也其通上爲下羽故出音孔得變宮之位其第一孔立宮位故第二得商三得角四得變祉五得祉而第六後出仍得變宮也論其音則出音孔與後出孔相應論其分則後出孔得第一孔之半其本體正分與半分之比卽如律呂正分與半分之比也其設出音孔者因出音孔以上諸孔必得出音孔而音始協也其不設上字孔者因簫笛之乙字分上字分尺字分皆得全體所用律呂位分之半

乙字分得通長之半
上字分得出音孔之半

半後出尺字分
得第一孔之半

如按此三孔本分其聲必將本孔獨開餘孔皆閉音始不訛若本孔以下諸孔全開則音爲以下諸孔所掣比

本分之音俱少下故歷來簫笛設乙字孔比本分稍上而在乙字分上字分之間蓋爲取音與以下諸孔同例也乙字孔既開於本分之上故上字無孔以其與乙字尺字位分甚迫生聲易淆且孔密而慮難按也至於後出尺字仍於本分設孔者因其取音將以下諸孔皆閉而獨開此孔也其取低上字於高尺字并六字者簫之通長應上字乃本體羽聲律呂相和倍之之分今六字孔得本體角聲律呂相和之分後出高尺字孔得本體宮聲律呂之半相和之分以此二分相併適合本體羽聲陽律倍之之分也其取高上字於工凡乙字者蓋借工字凡字以代高工高凡而合以乙字也簫之工字孔爲本體宮聲律呂相和之分凡字孔爲本體商聲律呂相和之分乙字孔爲本體祉聲律呂相和之分今取高工字則用商聲律呂相和之半高凡字

則用角聲律呂相和之半以此二分相併折中復與祉聲律呂相和之分相併折中適合本體宮聲陽律之半在後出孔高尺字之下故爲高上字也借工字凡字之正聲者取以代高工高凡之川欲窮其理必推本於高工高凡而後明也夫簫笛之生聲原在中空容積之分故開孔取音必合本體律呂之度而音始和是知古人審音制器減其有餘以補不足務取聲調之協與備得以旋宮而變化無窮焉

黃鐘姑洗大呂仲呂簫

黃鐘簫用八倍黃鐘之體以黃大相併折中應黃宮爲第一孔此孔而上用本體律呂之正此孔而下用本體律呂之倍故無應相併折中倍之應無變宮爲出音孔夷南相併折中倍之應倍夷下羽爲通長太夾併折應太商爲第二孔姑仲并折應姑

角爲第三孔蕤林并折應蕤變祉爲第四孔此四孔以下皆得應本管律呂位分之正自此以上夷南相和爲通長之半比通長宜下一音而應祉聲乙字無應相和爲出音孔之半比出音孔宜下一音而應羽聲上字半黃大相和爲第一孔之半比第一孔宜下一音而應變宮尺字但因簫笛皆不設上字孔而取乙字孔於乙字分上字分之閒故夷南相和與無應相和皆虛其位以爲伏孔而別取半黃半大相和之分與蕤林相和之分併折應夷祉爲第五孔其次則半黃大相和應半黃變宮而爲後出第六孔焉至於羽聲上字以後出孔并第三孔而應倍夷爲低上者蓋以第三孔姑仲之和後出孔半黃大之和并之得一尺八寸二分一釐一毫適合本管倍夷之分也以工字凡字代高工高凡而合以乙字孔得應無射爲高上字者蓋以工字

孔黃大之和凡字孔太夾之和今取高工字則應於半太夾之

和得六寸二分七釐四取高凡字則應於半姑仲之和得五寸五分七釐六孔高尺

字之下而為高上字之分也以下三簫取分取聲之理皆準此黃鐘簫與姑洗

簫皆應黃鐘陽律一均之聲而姑洗簫音韻清和於新排簫之

黃鐘一均尤為相協大呂簫與仲呂簫皆應大呂陰呂一均之

聲

姑洗仲呂笛

今笛空徑四分上下自吹口至出音孔得一尺少歉自吹口右

盡通長則一尺二寸有餘出音孔與通長之間復有兩孔其出

音孔之上第一為工字孔第二為凡字孔第三為六第四為五

第五為乙第六為高尺其取上字用同於簫此今笛大概也即

其本體而論出音孔上第一孔為工故出音孔為尺出音孔外

清傳堂卷一百二十七
五
兩孔一應高上一應低上而通長爲乙以其應律呂而言第一孔應夷社乙字二應無羽上字三應半黃變宮尺字四應黃宮工字五應太商凡字六應蕤變社五字出音孔亦應蕤變社五字出音孔外兩孔其分長者應姑角六字其分短者應仲呂清角高六字而通長應太商凡字論其取分則第四孔得通長之半最上第六孔得第一孔之半其乙字孔亦取於乙字分上字分之間

姑洗笛應陽律一均仲呂笛應陰呂一均其取分取聲之理皆與簫同以姑洗簫笛之分言之簫之倍無應之和爲凡笛之倍無應之和爲乙故簫之凡與笛之乙應簫之黃大之和爲六笛之黃大之和爲上故六與上應簫之太夾之和爲五笛之太夾之和爲尺故五與尺應皆準此

十七簧大笙

一管合六管或一管合十二管爲低尺二管合七管爲最低上

太常樂工省此不用

三管合八管爲低工四管合九管爲低凡五管合十

二管爲低六六管合十三管爲低五七管合十四管爲最低乙

太常樂工亦多不用

八管合十五管爲低乙九管合十六管爲低上十管

獨用爲高上十一管獨用爲勾十二管合十七管爲高尺十三

管獨用爲高工十四管獨用爲高凡十六管獨用爲高六十七

管獨用爲高五 二三兩管分同七八兩管分同不過微長分

餘或簧少軟使之聲字稍下耳九十兩管分亦同然自九至一

簧皆長而軟自十至十七簧皆微短而硬此管體一而因簧以

別高下者也若夫十一勾字則取上尺之間爲度十四十五兩

管分亦同不過微長少低以配八管一字相和取聲耳

十三簧小笙

一合五或合九爲低尺二合六爲低工三合七爲低凡四合九爲低六五合十爲低五六合十一爲低乙七合十二爲低上八合十二爲高上九合十三爲高尺十獨用爲高工十一獨用爲高凡十二獨用爲高六十三獨用爲高五大笙之十五簧於十七簧已爲減二而小笙又少勾字凡字二簧蓋勾爲低尺可以相代而凡字重出嫌其易淆故復減耳十三簧小笙得黃鐘八分之一之體故其聲字度分尤爲簡明

一笙之內管體長者設簧亦大管體短者設簧亦小取其簧而更施之則或困或揭皆不成聲蓋笙之施簧必在管體之長短而爲大小如絲樂之體大者絃巨體小者絃細也至於簧之硬者應聲微高點以蠟珠則可少下簧之軟者應聲微低不施蠟

珠或易硬簧則可以高然所差不過半音未若管體長短之分音晰也今欲明製笙之法辨笙之體用必一其徑覈其積考其度正其音一一本之律而後理數明焉大笙之空徑二分上下者乃黃鐘八分之一又加此一分之四分之三之積也小笙之空徑一分有餘者乃黃鐘八分之一之積也其管之長者用律呂之倍短者用本體律呂之正之半其半管比正音每下一音其相和取聲無論體之大小管之多少要皆以本聲立宮而祉聲和之或以正聲爲主而少聲和之取二聲相濟抑揚中聽也其兩管同一聲字而相和者乃宮工與少宮高工商凡與少商高凡而子母相應也其不同聲字而和者乃宮工與祉乙商凡與羽上之類得相生之序而相和也若夫兩管之斷不可和者則宮工與商凡商凡與角六之類兩聲相比必甚乖謬而不可

和者也是故低尺以低五和之者乃濁變社立宮而宮聲爲社以和之也低工以低乙和之者下社立宮而商聲爲社以和之也餘準高聲與低聲相和者乃首音與第八音所謂隔八相生也商之可以和祉者又爲社生少商爲首音與五音相和也蓋各管之徑既同則度分可定度分既定則各體之相旋爲用自有協和之妙焉

大管小管

時用頭管共有九孔通長爲合最下第一孔爲四二爲乙三爲上四後出爲勾五爲尺六爲工七爲六八後出爲五九最上爲高乙帶高工無凡字孔取凡字或借工字高吹之或借六字低吹之其假聲字之法則又以哨孔爲高下然終不如簫笛之能轉調其或轉調則必易哨蓋哨薄則軟軟則聲低哨厚則硬硬

則聲高哨長聲亦低哨短聲亦高卽如笙簫硬軟之分聲字也
審哨之音哨得笛之上字者管之通體始得合字哨得笛之尺
則通體得四得笛之工則通體得乙宋志所載與時用管所傳
聲律大概相同今之額管有大小兩管大者禮部太常並雅樂
取用小者吳中所製隨歌曲與笙笛相合爲用者也大管之徑
三分不足二分有餘長六寸稍餘小管之徑二分稍餘長五寸
六分餘大管之孔九取音十二合四乙上勾尺工凡六五高乙高上小管之孔八
取音九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蓋因大管字孔無凡字孔取凡字於工字
六字仍取高乙高上於最上一孔而小管無勾字孔有凡字孔
旣取凡字於本孔其最上一孔又不帶兼取兩字故聲字減於
大管如十三簧小笙之減於十七簧也諸樂生聲不過七音而
管色之名至於十者六五乃合四之清聲卽如琴絃之有二清

聲而勾字在上尺字間亦如簫笛笙之低上高上低尺高尺之
 分也其小管有凡字而大管無凡字者因大管最上一孔取高
 乙復帶高上慮其孔多難按亦如簫笛之不設上字孔也今按
 律呂倍半之分辨其體審其音而頭管之制旋宮之義協焉矣
 大管以黃鐘為體其長用姑洗之分除含哨之分計之姑洗乃陽律之
 首角聲之位於字譜為低六字即合字之本音於笛為低上字
 設哨則復為笛之合字而應倍無之律其仲呂之分則為六字
 之位而應倍應之呂因頭管之通長獨取合字故不和以仲呂
 之陰呂而止取姑洗之陽律焉其第一孔林蕤之和得四二孔
 夾南之和得乙三孔宜於無應之和取之但因管體最短生聲
 易別其取聲之法又將諸孔依次遞開故至第三孔音即為以
 下諸孔所掣而少下亦如簫笛乙字分之理故取半黃大與無

應之和而得上第四半黃大之和得勾夫頭管通長既爲姑洗

而得合則正黃鐘宜得工而半黃大宜下一音爲尺今因取聲

隨以下諸孔全開之例故比尺字下半音而爲勾工字之半取

音半第五半大夾之和本宜得工因第四孔下半音此分遂下

一音而爲尺凡字之半取尺字第六孔依下二音之例宜以合

字之半爲度今於第一孔四字之半取之始合蓋因管之半體

以上分益短而聲應益下前孔取全律之半聲下二音而此分

則又下一音故半蕤林之和得工四字之半取工字至於凡字

之分依前孔之例宜以第二孔乙字之半爲度今以上字之半

取之始合乃爲下四音之分然管之凡今又無孔而以工字六

字孔代之故第七孔卽爲六字乃太夾之和四分之一於尺字

之半取之尺字之半取六字亦爲下四音也第八孔依下四音

之例則宜以工字之半半蕤林相和四分之一爲度今於乙字四分之一爲高工之半取之始合乃爲夷南相和四分之一得五高工之半取五字則爲下四音半矣第九孔依下四音半之例則宜以凡字之半爲度今以六字之半取之始合故太夾之和八分之一得高乙帶高上六字之半取乙字則爲下五音矣太夾之和應乙今其八分之一之和亦應乙則又爲隔八而相應矣此大管之體孔分益短而應聲益下或下一音二音甚至隔八音以協聲字然其孔竅長短必準以律呂始能定其位次辨其聲字觀此然後可以究律呂之變而盡律呂之用也

仲呂姑洗二簾

湖廣寶慶府樂校志云簾以竹爲之長尺四寸闊三寸三分一孔上出五孔向外一孔向內一孔在末節共八孔第一孔黃鐘

清律以六字應凡吹六字止開此孔第二孔南呂以工字應凡
吹工字此孔與下第三孔底一孔皆開第三孔林鐘以尺字應
凡吹尺字此孔與下第二孔底一孔皆開第四孔仲呂以上字
應凡吹上字此孔與下第一孔底一孔俱開第六底孔太簇以
四字應凡吹四字止開此孔惟黃鐘律以合字應六孔皆閉按
寶慶志所載孔數凡七與吹口共八而用法則遺一今禮部所
用徑約九分上下體長雖一尺四寸而吹口至管末止九寸餘
其管末設底之中心開孔近底又並開二小孔如簫笛出音孔
計此孔與吹口共八詢之樂工謂底孔爲合字第一孔爲四二
爲上三尺四工五六自吹口出凡字獨遺一字與寶慶志所載
諸孔聲字率皆不同至於命孔又皆以笛言及較其全半所應
則管末與向外第三孔爲全半之分審其音底孔之聲應簫之

上笛之凡並非合字而第三孔亦應簫之上笛之凡其餘諸孔與簫笛皆不甚相協按爾雅注簫長尺四寸圍三寸夫圍三寸則徑爲九分有餘爲簫設底其中空之圍不易量此謂三寸者或簫之外周乎若簫之外周三寸則中空在八分九分之閒與三十二倍黃鐘管之徑八分七釐相侔與四倍黃鐘管同應姑洗之律是故此簫用三十二倍黃鐘之徑爲徑而通長與各孔卽用三十二倍管律呂之和取分生聲名姑洗簫至於按陰呂一均者名仲呂簫要之簫或上古之笛而笛或爲簫之變制法皆橫吹然簫尤爲雅樂要器必使協律呂旋宮而可以宣大樂之和焉

釋鐘

古鐘墜圓如合兩瓦成廉稜考工記所謂銑也

記兩樂謂之銑
鄭氏曰鐘口兩

角賈疏古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圓按樂有瘦義詩傳樂樂瘠也銑有刻義銑一曰小鑿蓋鐘側廉之通名鄭專指其兩角也
非循銑端至擊處網而上穹如缺月中規所謂于也
記銑閒謂之于鄭司

農云于鐘脣之上祛也賈疏以鐘脣厚褰祛然故謂之祛按于虛處也鄭謂上祛似亦謂摳而上賈蓋失其指
受擊處

為夔龍紋所謂鼓也
記于上謂之鼓鄭司農云鼓所擊處
其上為界界之上其中

正平容銘文所謂鉦也
記鼓上謂之鉦按鉦蓋鐘之正體也以左右言之則居兩銑之中以上下言則

三分鐘體甬居一鼓居一而鉦當其中
夾鉦左右近鼓處各列乳三乳圍寸高半

寸所謂枚也
記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鄭云司農云枚鐘乳也玄謂今時鐘乳依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按

乳依鉦為三列左九右九面十有八耳
枚上界之為夔龍紋所

謂篆也
記鐘帶謂之篆鄭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處按鄭氏帶凡四處之說蓋欲傳會鉦

閒鼓閒之文而曲說之耳其實非也帶如人之束帶也此古鐘帶二列以尺度計之合甬銑之長下一帶適當其中合甬至鼓

之長上一帶適當其中
上復界之而列枚復一篆一枚而至鐘頂所謂舞

也
記鉦上謂之舞按舞猶幟也鐘之聲宣于鼓而冒于舞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舞之體雖平而懸之側垂則其前軒然

故古詩曰頂正平中其平處轟出為柄所謂甬也記舞上謂之甬戴氏震曰甬之為言如華甬之聳長

甬附舞而上距舞寸許而甬之圍墳起如或蟠焉

亦為夔龍紋于墳起處綴以耳如辟邪形其孔一寸半以係懸

所謂旋也幹也記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鄭云旋屬鐘柄所以懸之也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為飾立謂今

時旋有蹲熊蟠龍辟邪按旋猶盤旋幹猶樞幹也幹為蟲形以附旋故曰旋蟲旋以上網之漸以至頂

亦正平所謂衡也記甬上謂之衡按衡言橫也甬直上而鐘側垂懸之則甬之上如衡之有低昂曲禮捧席

如橋其度銑長尺二寸五分按此鐘銑間一尺較今裁衣尺弱三分營造尺強二分今即以此鐘

銑間之度命尺以歸簡捷然此尺適中鄭世子樂書所載明制三種尺之量地尺若欲以周尺計之則當慮僂銅尺一尺六寸

六分弱慮僂尺一尺則正中長一尺所謂十分其銑去二以為

鉦也按鳧氏之文分鐘體上下計之則鼓上為鉦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是也合鐘體言之則通舞至鼓皆謂之鉦此文

是也蓋銑為邊鉦為中對銑言之則兩銑相距亦一尺所謂以通全體對甬與鼓言之則為半體

其鉦為之銑間也按其圍一尺四寸而徑一尺則其穹四寸也倍之得鼓間之度兩鼓相距八

寸弱所謂去二分以爲鼓閒也

按鐘既墻圓不可圍測故以銑閒計而其墻之數不可見也故

以鼓閒計銑閒鼓閒與舞脩舞廣相應鐘頂可實測故以脩廣言之鐘口合計虛處故以閒言之也鄭氏乃謂凡言閒者從篆

以介之分鐘體爲三鼓六鉦六舞四謂鐘口十者其長十六過長而不成製矣且鄭氏謂篆介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則銑之下

無篆卽不當云閒是爲自背其說又以銑爲銑徑鉦爲鉦徑夫不以言閒者爲徑而以專舉銑者言徑尤不辭也且銑之徑在

口可測鉦之徑在腹不可測古人測量必據其可施實測者測空圍以容積不以徑也戴氏震分鐘體爲二以鉦閒爲上半銑

閒爲下半牽于鄭氏以銑爲銑徑而不知銑閒之爲銑徑故仍鐘長十六之謬耳又記文所云去二分當是十分銑閒去二分

以爲鼓閒十分鼓閒去二分以爲舞廣則與此鐘之度適合呂大臨考古圖及宣和博古圖所載古鐘斂侈之數亦大略相符

若如鄭氏以銑之十分遞減則鐘頂橫徑八寸強所謂以其鼓口一尺舞脩六寸鐘口過侈矣

閒爲之舞脩也

此與銑閒去二之數合其圍一尺一寸二分較銑圍一尺四寸亦合去二之數圍一尺一寸二分

分而徑八寸則其穹三寸二分也倍之得舞廣之數縱徑六寸四分弱所謂去二分以爲

舞廣也

鄭氏曰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縱爲廣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閒則舞閒之方恆居銑之四也戴

氏震曰鐘體上覆其脩六是爲墻圓大徑其廣四是爲墻圓小徑鐘之羨宜準此爲度矣按鄭氏以舞廣爲舞閒別出記文之

外殊為違失戴氏得之 鼓長四寸鈺長六寸甬長五寸六分所謂以其鈺

之長為之甬長也甬亦當長六寸而此稍減或治者失之然博古考古諸圖所載諸鐘其甬長皆不及鐘長

三之一蓋記文但取略數以為成法其小小增減各從其宜耳

按鈺為鐘之正體以左右言之則左右為鈺中為鈺以上下言之則上為甬下為鼓中為鈺鈺與甬鼓參齊而鼓長四寸甬長

五寸六分者讓于鈺也若通計其度則甬五寸六分鈺六寸鼓

合于之虛處六寸五分為自上而下遞加五分

分損上益下之道也古人制作之精意如此 甬附舞處圍六寸

所謂以其甬長為之圍也圍當五寸六分此稍侈 衡圍五寸所謂三分甬

圍去一以為衡圍也圍當四寸七分亦稍侈 旋長寸旋之上三寸七分旋

之下一寸九分所謂三分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也厚

一寸所謂小鐘十分其銑間以其一為之厚也記大鐘十分其

之厚小鐘十分其銑間以其一為之厚鄭云鼓鈺之間同方六

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鈺外則近之

鼓外二鈺外一賈疏云鼓外二鈺外一者據上所圖鼓外有銑

間乃銑外有二間鈺外惟一間就外間十分之一為鐘厚按鈺

間當是銑間之訛鈺不得有間也以此鐘之厚計之正得銑間

十分之一小鐘反厚于大鐘者戴氏震云大鐘體大恐太厚小

鐘體小旋蟲附鐘之一面故懸之即側垂其側垂之度自舞引恐太薄

繩而懸之其末之距鼓也三寸舞廣半徑三寸二分鼓閒半徑四寸侈于舞廣八分合計之則側垂亦三寸八分也其重中今權五十四斤

歐陽氏修集古錄曰景祐中修大樂治工拾銅更鑄編鐘得古

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酥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于

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初王朴作編鐘

皆不圓至李照奉詔修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酥其狀正與

朴同乃知朴為有法也沈氏括曰今太常鐘罇皆于甬本為紐

謂之旋蟲側垂之所謂衡者鐘靡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

橫括掛之橫括所謂旋蟲是也沈氏所見當于紐孔穿橫括以繫縻然有孔可穿橫括殊為無

謂蓋亦非古法也呂氏大臨考古圖曰古之樂羨而不圓皆有篆閒之

枚故其聲一定而不游與眾樂不相奪今鐘多圓而無枚故其聲與古相反也馬氏端臨文獻通考曰王朴所製編鐘皆側垂李照胡瑗並非之後得古寶鈃鐘其形側垂瑗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今博古圖考古圖皆載寶鈃鐘當卽歐陽氏馬氏所謂寶鈃鐘也揆其所記之度與此鐘亦大略符合

博古圖寶鈃鐘三一高一尺二寸甬長五寸二分兩舞相距八寸三分橫六寸兩鈃相距九寸七分橫七寸一分按高卽鈃長也鈃尺二寸甬當五寸八分此五寸二分稍縮兩鈃相距卽鈃間也鈃尺二寸十分去二當九寸六分此九寸七分稍贏其橫卽鼓間也九寸七分去二當七寸七分半強此七寸一分稍縮兩舞相距卽舞脩也當如鼓間七寸七分半強此八寸三分稍贏其橫卽舞廣也七寸七分半去二當六寸二分此六寸稍縮其爲贏縮頗微或冶鑄時有所失否則繪圖者測量未密耳考古圖寶和鐘五一鐘中黃鐘下二律長尺有九寸八分內甬衡長六寸九分兩舞相距尺有三寸七分橫七寸三分兩欒相距尺有六寸五分橫九寸三分按尺有九寸八分去甬六寸九分則鈃長尺二寸九分也兩欒相距卽鈃間也云尺有六寸九分當是其圍數否則長一尺二寸九分而闊尺六寸九分過擁腫矣鈃間當一尺零三分強鼓間當八寸二分半強今九寸三分

亦贏兩舞相距卽舞脩云尺有三寸七分亦是其圍數舞脩當八寸二分半強舞廣當六寸六分強今七寸三分亦贏若以九寸三分去二則近之其誤當在通計鐘長之數蓋甬長六寸九分則通鐘之長當在二尺以外若改一尺九寸八分爲二尺一寸八分則除甬長得銑長一尺四寸九分銑間當一尺一寸九分強鼓間當九寸五分強今銑圍尺六寸五分去銑徑一尺一寸九分餘四寸六分爲鼓之穹數合兩鼓得九寸二分舞亦然考古圖訛字尤多不盡可準隨舉其一其餘可知 其所

云旋閒之紐在鐘正面亦與今鐘正同而莫言其懸之法夫注

書者以不見古器爲私心之說見古器者徒以爲玩好之具聊傳會周禮以爲古而不詳求其制度則一器之微閱千百載而莫識其傳也余故備著之以貽讀考工者焉鐘今在懷寧城西

山西會館 鐘銘曰兮中作大齣齣其用追孝于皇考已自用

口十七字喜口口口口孫永保用享十字在中五字不可辨積

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有兮中敦文正與此類齣字不可識

尚書既見序

讀聖人之書必求窺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而孟子稱智足知聖惟宰我子貢有若七十子莫得與焉子思子作中庸引聖人之道於至淺至近而顧難之曰苟不固聰明睿智達天德者孰能知之然則聖人之心果無智愚皆足以知之乎今夫日之在天也庸夫孺子皆見之而知之然則疇人子弟登靈臺窺機衡其知必有與庸夫孺子異者向使進羲和容成而問之其知又必有與疇人子弟異者執庸夫孺子所知之日以爲日盡于是也可乎不可也然使以疇人子弟所知之日語庸夫孺子則疑且笑之更以羲和容成所知之日而語之則益非且怪之何也其知不足及此也日未嘗異也隨知之者而異也聖人之心未嘗異也亦隨知之者而異也竊怪夫循誦習傳之士未得其一端而遽名曰吾知聖則孟子所云智足知聖七十

子所不能者今之士顧反能之而大而化聖而不可知之之云者抑果易知也讀方耕莊先生尙書既見始卒業而爽然徐尋繹之而怡然舜禹文王周公得孔子孟子之言而其心可知矣後之讀書者求端于孔子孟子之言而勿以凡所言者亂之則幾乎其可矣先生之言若與凡言之者異而與孔子孟子之言近矣由是以求窺聖人之心亦猶欲問日於羲和容成而以靈臺疇人爲之導也夫不知聖人不爲聖人損不知而不求知而自安于其所知吾恐學道之見日益卑陋遂錮于淺近所造亦以益下幾何不如疇人家言更千年而天可倚杵也承學之士誠思擴其胸高其識無域乎庸夫孺子之見請由是而之焉可乎

周官記序

周官者古今治天下之版法也雖有甚亂不能盡泯棄雖有甚治亦莫能盡其精微蓋與天命相流通焉學者病冬官之亡以爲五官根柢皆在冬官冬官亡而五官莫能舉竊以爲不然所謂根柢者封建井田之規模郊壇宗廟宮室邱封車旗衣服律呂彝器之制度已耳卽其書完具其法可得施用於今日乎師周官者當師其意不當師其法當孟子時固已籍失而但聞其略矣孟子不以籍失爲病也權其可施行於當日者而爲之變通以適其宜期無失乎先王之意而已矣漢之三老嗇夫得以俗教安之意故民氣達宋之宰相得冢宰進退百官之意故人才興明士庶之制得以儀辨等之意故士氣伸其法未嘗同而皆足以致治若北周之名官以次比附唐之六典規仿文字如模印然會何益於治乎至於襲其一字一言以爲法而新莽荆

舒且以亂天下矣故曰不當師其法方耕先生仿儀禮記作周官記甄綜經意令就條理欲以融通舊章定後世率由之大凡其於冬官採周秦諸子之言地事者輔益之不屑屑于事爲制造之末而于官不陳藝工不信度府事隳壞三歎息焉又擴經中大典如郊廟族屬之類古人所論列者件繫而折衷之爲周官說三卷以輔記之所不盡實能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後綴學之徒鉤稽文詞吹索細碎沿傳訛謬之說一切可以盡廢有志于治者由其說通其變舉而措之如視諸掌非徒經生講解之資而已也治經者知讀書所以致用必有觀其會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幾六經之在天壤不爲佔畢記誦之所荒不爲迂僻膠固之所竄也夫

詒經堂續經解序

治經之途有二一曰專家確守一師之法尺寸不敢違越唐以前諸儒類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倚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後諸儒類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專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心得是也能守專家者莫如鄭氏康成而其于經也泛濫博涉彼此通會故能集一代之長能發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于經也搜採眾說惟是之從故能爲百世之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不約不足以成學不博則約于何施彼治專家而遂欲盡廢後來之說矜心得而遂欲悉屏前人之言皆專己守殘自益其孤陋者也唐以前說經之書存者十之一唐以後說經之書存者十之二三其易于泯滅如此者莫之好也其所以莫之好者皆二途爲之蔽也國朝納蘭氏通志堂經解之刻所以輔微扶衰引掖來學甚厚傳之

百餘年矣金吾張君以遺編墮簡尙不盡于此乃發其家所藏書自唐以下復得如干種寫定爲詒經堂續經解都千二百有餘卷將以次授之剞劂焉夫鑽研苦心更得引脈使不卽埋沒大惠也購書甚難況在異本推而廣之使人可共見盛誼也蓋金吾之尊人心萱先生豐于學而嗇于遇積書以貽其子金吾復修身嗜古學不爲名一家淵源蘊蓄醇美故其志之勤而情之摯如此屬郵其目以見示故爲之敘其意以勛其成云

春秋經朔表序

春秋上律天時具四時正閏餘備晦朔謹薄蝕治厯者求千載之日至恆推策而稽之然時世曠遠書策訛缺往往或合或不合至于治經之家但循其年月考次前後足以除顛倒祛複重足矣而好學者亦復旁諏疇人以求其通此實事求是之誼也

然治厯者不能盡求其合治經者亦不必過求其通則以課厯之疎密釋經之精粗義固不在是晉書律厯志云漢末宋仲子集七厯以考春秋今其書已亡所謂七厯者蓋卽開元占經所載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加漢之三統爲七術也杜預作春秋長厯而實不諳厯法徒依經傳甲子推移前後遂有比年置閏一年再閏曠數歲無閏之訛不足憑也北周甄鸞著五經算術以周術推春秋厯法略舉數端曾不該徧晉姜岌唐一行元郭守敬則各推春秋以自課所定之厯又在七術之外者國朝陳氏泗源亦著春秋長厯所用古厯卽七術之殷厯也大旨謂日食爲考應之原但食朔日名推驗相合則其餘疏失可不問專以糾正杜氏于置閏及月之大小反覆推校意亦主于課厯顧氏震滄著春秋大事表有朔閏門及長厯拾遺亦如杜氏不諳厯

算徒積累日月其弊同于杜氏姚文僖公秋農著邃雅堂學古錄亦有春秋朔閏表以爲用顛項厯推莢其實卽殷厯也又不能守一家之法而仍依違出入于杜氏名規杜失而乖舛彌甚近時甘泉羅君茗香著春秋朔閏異同徧列七厯條其同異以補宋仲子之書之亡其言曰春秋經傳之文或一事異時或一事異月或一事同日異月或一事日月並異或一事兩見于傳而月日互異或時日雖具而脫月名或日月初無異名及參以上下之月推勘遠近而不得其日且有別本異文如成十八年辛巳正義曰服虔作辛未之類蓋以時閱二千年書非金石輒轉傳寫豈無失誤正義謂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誠有然也蓋生數千載之後而考稽數千載以上之日月異同可得而言也是非不可得而知也則亦存其可

知者焉耳可謂博學而孱守之者歟斐博老而好學研經能得要領其治春秋以五經算術之法備推章部元餘閏餘中氣及每月大小餘而列之備檢核也二百四十二年依年排次省積算也其日食則旁採姜岌一行郭守敬所測而稽之考得失也經傳中干支有合有不合則一一著之而不加擬議闕疑而慎餘也成書四卷題曰春秋經朔表絕長厯之迷惑攬諸家之指要于以方舟初學擁篲遺經拾遺補菽之雅庶無憾焉爰爲歷述前聞揚摧所見而序之

喪服傳表序

禮者本乎天而聖人爲之品節焉品節者聖人之爲也聖人達天故其爲之者皆因乎其天而不以人與也禮莫重于郊禘莫嚴於朝廷其品節至繁重幾于不可窺尋而必有其本焉孔子

曰義之與比得其本而凡禮皆可以義比矣喪服其制禮之本
歟親者人之天也喪則由天而人之始也于其由天而人之始
順其天而制之所以爲教者莫近於此矣由是而達之百爲推
之天地鬼神經之以三紀之以五極之以九莫不以是貫之夫
禮爲治世之具一代帝王各有所創制而不能得先王制作之
大原輒妄取一節以相比附故小者乖午大者失倫愈變而愈
離其本卽服術一端經唐武氏明洪武之以私意顛倒而流失
敗壞至不可問後世沿之莫敢議焉誠杳冥而莫知其原也志
古之士服習禮經日與賢聖相稽求而亦隨俗俯仰不肯一究
其心于廣大精微之域以求衷於先聖則其所自治者爲何事
而其所致力爲何學哉蔣生丹稜于子夏氏之傳詳稽慎考下
及鄭氏注所旁及者所訂正者並六朝議禮諸家羅列而究其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一
三
得失又卽傳中所列分別類例各爲之表而附以歷代異同之
跡明辨晰而糾繩當可謂盡心矣以爲悉協聖賢之意誠未敢
知而加之研窮日求其近則亦可爲從事于斯者一簣之覆也

復方植之書

兆洛匿影江干不與當代賢士君子相聞知久矣讀大著私心
惕然知負荷世教自有人也曩時讀書甚不喜康成然於朱子
亦時時腹誹讀先生書敬當力改其失其爲賜豈有量哉竊嘗
謂漢宋紛紜亦事勢相激使然明代以八股取士學士低首束
縛於集注之日久久則厭而思遁一二才智之士鑿空造奇一
遁而之子再遁而之史然皆不能越集注範圍漢學興於是乎
以注攻注以爲得計其實非爲解經爲入股耳一二君子倡之
於前無識者乃藉以取名或甚以此希取富貴波流至今日而

極而掇拾愈細其味愈薄亦稍稍有厭之者矣得先生昌言之
拔本塞源廓清翳障程朱復明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非博學
慎思安得此明辨哉命爲製序則豈所敢任洛所刻書印成者
少就所有者呈數種皆瑣屑不足觀慚愧慚愧咫尺間不獲逕
前一奉顏色然聞聲之思已甚慰並世之願矣守之來專此附
復敬承起居惟爲道珍重不宣

附錄

先生散館試列一等第七江蘇留館前已有四人以知縣用時
修律厯志尙書英和公欲以通曉算學奏留之先生曰皇上命
知縣則知縣耳三十年讀書亦欲一臨民自試遂謁選
年譜
先生纂鳳臺縣志以精覈稱同邑孫仿山爲懷遠令以修志事
相質先生以懷遠事宜詳於鳳臺者數倍本其體例恢而擴之

又主修東流縣志皆爲之提挈綱要書成皆稱名志

同上

先生於輿地之學尤爲精覈手校宋樂史太平寰宇記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趙一清水經注釋凡史部有涉地理者無不備

致尤得力於顧書

同上

先生館揚州鮑氏爲搜集八代全文上自漢魏下迄於隋先是孫淵如嚴鐵橋皆從事而未竟業鮑氏意欲繕完進呈故以屬

諸先生

案先生後主講江陰事中輟

同上

顧亭林日知錄先有錢辛楣評釋百數十則毛生甫以示先生乃謀推其義例通爲箋注嘉定黃潛夫汝誠任劄劂之資又得楊南屏諸家皆用功於是書有可采錄悉收之吳山子毛生甫蔣丹稜分任其事先生謂中言時務八卷此爲有用乃全書之精華亭林所云爲王者取法也故漕運河務鹽政諸大端博采

名臣奏議及近儒論議慎取而詳說之與本義相發明鑿鑿可

見施行非視困學紀聞諸家箋釋祇取該博而已

同上

先生以厯法各朝不同欲究諸術之疏密歷代之因變非舉廿

二史厯律志盡通其術不可元和李尚之有三統四分乾象三

術注餘亦未就命門人宋冕之景昌從荆溪教諭沈俠侯欽裴

受四元算術由是指示木工造正方縱方各一具次商三商之

平廉長廉俱一覽了然又仿劉徽九章注斜解方棋作爲壅堵

陽馬鼈臙諸形合之成一大方分之則各體皆備又弧三角一

術爲西人絕業其狀益復難辨亦令徐泰

江陰人武舉能范銅製器

爲之弧

凡矢切割各線俱能使學者了然

同上

祁公蘧藻督學江蘇出其先公鶴皋先生所著書外藩蒙古回

部王公傳史館編撰彙本也西陲總統事略西域釋地西陲要

略謫戍時塞外所著也西域三種已有刊本公以外藩傳外間

少知者欲綜各傳爲編年體成一家之言以屬之先生

案書成名曰藩

部要略命門人宋

景昌撰表同上

秀水葉兩垞維庚著紀元通考先生爲之補其缺漏去其紕繆

成書十二卷刊行又以是書爲繁命六承如別爲部分爲紀元

編三卷約而彌賅閱者便之

同上

先生常以梓人自隨鄉先輩及友朋著述未刊者如張皋文莊

方耕劉申受洪孟慈諸書皆先後刊行其中未成之稟爲之訂

正增補宋元明人遺集搜訪鈔校凡數十種遇其後裔有力勸

之刊行如鄒道鄉陸墻東瞿忠宣等集是也胡石莊繹志書最

所服膺失而復得終爲刻之

同上

姚石甫曰東南講席惟先生一人而已今之擁皋比稱山長者

無不爲束脩計其以文章道義古喆是程者未之有聞先生不
惟無升斗之望於書院且出其所有以養士教導諸生以古爲
式表章修述矻矻窮年由此觀之非先生其誰與歸同上
養一弟子

蔣先生彤

蔣彤字丹棧陽湖人諸生從養一學爲高足弟子記養一論學
語爲暨陽答問四卷編年譜三卷小德錄一卷自著喪服表三
卷喪服傳異說集辨一卷集傳六卷服術集義一卷養一爲之
序稱其於歷代異同明晰而糾繩當又有周官要論一卷周
官劄記二卷外藩事略八卷並佚其存者史微三卷文集四卷

參養一齋集 年譜

武進陽湖合志

薛先生子衡

薛子衡字子選陽湖人諸生陶文毅撫蘇欲薈輯江左古今載籍仿朱氏竹垞經義考之例編為目錄以屬魏默深與養一養一辭讓未果作欲私為毘陵一隅之書屬諸先生成常州經籍序錄三卷所著又有卦序釋義國風二南說真正銘齋文集六

卷參養一齋集
武進陽湖合志

承先生培元

承培元字守丹江陰人優貢生績學能文林文忠督治河工客其幕甚被敬禮祁文端督學江蘇刊小徐說文繫傳先生偕同學夏忍庭灝同任校訂集諸家之說成校勘記一卷著有說文引經證例籀雅經滯楊槩夏小正集釋弟子職注釋說文部目

測同文一隅諸書參江陰縣志 金
武祥江陰藝文志

宋先生景昌

宋景昌字冕之江陰人諸生精厯算之學著有星緯測量開方

之分還原術數書九章札記詳解九章算法札記楊輝算法札

記藩部世系表

參江陰藝文志 堂刻算學諸書

郁氏宜稼 藩部要略

繆先生尚喆

繆尚喆字芷卿江陰人道光辛丑舉人著古韻譜雙聲譜又取

史漢晉隋史志所載經星參以巫咸甘石諸家遺說及丹元步

天歌利瑪竇經天該為經星考

繆荃孫撰 文學傳稿

六先生承如

六先生嚴

六承如字賡九江陰人恩貢生助輯地理韻編又著歷代紀元

編同族六嚴字德只諸生同輯地理韻編又著歷代輿地沿革

圖

參養一齋集 歷代紀元編

地理韻編 輿地沿革圖

徐先生思錯

徐思錯字康甫江陰人諸生同輯地理韻編著有晉書土地名

未刊已佚

參地理韻編序

夏先生煒如

夏煒如字永曦江陰人恩貢生少孤績學於書無所不窺辭章

爾雅守養一學派教授鄉里光緒初卒年七十九著有輟錄齋

集

參江陰縣志

案養一弟子甚眾據著述有傳者著錄餘見地理韻編自

序中

養一交游

徐先生松

別為星伯學案

包先生世臣

別為安吳學案

周先生濟 別見安吳學案

沈先生欽韓 別為小宛學案

惲先生敬 別為子居學案

張先生惠言 別為茗柯學案

莊先生述祖 別見方耕學案

劉先生逢祿 別見方耕學案

洪先生飴孫 別見北江學案

董先生祐誠 別為方立學案

黃先生乙生

黃乙生字小仲陽湖人父景仁以詩名先生年十三而孤力學

治經通鄭氏禮包慎伯盛稱之養一延課其子其治儀禮之法

經注連讀釋經補經一舉兩得能治鄭學即大體已具不煩瑣

屑搜尋養一推爲治經精心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未應徵而

卒無子以族子志述爲嗣字仲孫從養一學

參武進陽湖合志包世臣藝舟雙

楫 養 一齋集

吳先生士模

吳士模字晉望陽湖人諸生舉孝廉方正辭不應時常州學者

治經多宗漢儒先生獨喜發明濂洛諸家之說著毛詩申義澤

古齋文鈔養一皆爲之序又有愧人錄警心錄從游弟子甚眾

參武進陽湖合志 養一齋集

鳳先生應韶

鳳應韶字德隆江陰人歲貢生所居濱江課生徒以資生獨守

一經以老卒年七十一其學尤深於三禮鮮知之者其友王瑤

舟爲養一言之養一欲一見會已卒其經說盈筭皆隨手條記

羸雜無次第瑤舟爲之釐訂成三卷餘橐尙十倍約歸養一養一序其經說謂生窮僻之壤凡近代惠萬方金戴諸家考訂之書不能徧見而窮思獨造所得殆不相讓別有四書備考讀書瑣記與所編經說互有出入又有五經辨證儀禮鉤題左傳杜

註參事諸種

參養一齋集
江陰藝文志

薛先生獻可

薛獻可字雯博江陰人歲貢生績學敦行老而好學研經能得要領卒年九十著有春秋經朔表六書數古編養一皆爲之序又有毛詩名物異同辨說文檢字摘難四書姓名補注

參養一齋集

江陰縣志
江陰藝文志

王先生巘

王巘字瑤舟陽湖人諸生教授鄉里從游甚盛養一稱其所著

學易五種有裨說經又有春秋王氏義十五卷四書劄記二卷

梨雲閣文彙二卷詩鈔二卷

參養一齋集
武進陽湖合志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七終

清儒學案卷二百二十八

天津徐世昌

丹邨學案

丹邨嗜算術著書盈尺或譏其無所發明然於弧角之算
刪繁就簡舍奧求通俾後學得以循途而進未可以爲質
實而忽之述丹邨學案

張先生作楠

張作楠字讓之號丹邨金華人嘉慶戊辰進士官處州府教授
遷江蘇桃源知縣移陽湖擢太倉知州太湖溢侵州境請賑濬
瀏河疏水涸出田七千餘頃州人頌焉巡撫陶澍奏薦授徐州
知府旋乞歸不復出先生敦內行學宗程朱好表揚人物輯刻
鄉先賢遺書尤嗜厯算之學嘗謂指南鍼所指非眞子午因量

取坤輿全圖各直省府廳州縣及內蒙古諸部經緯綫推演
列爲全表附造平面立面及面東西諸日晷法撰揣籥小錄一
卷又自北極出地十八度起至五十五度止推算各節氣自卯
至酉太陽距地平高弧列表於前更取直表橫表各一尺表景
亦如前算高弧法逐一推演列表於後撰揣籥續錄三卷又推
算北極出地二十八度至三十四度及四十度各節氣逐時逐
刻太陽高弧度分秒並直表橫表日景尺寸分釐列表撰高弧
細草一卷又取正弧及斜弧三角括以二十八例撰弧角設如
三卷又推測道光三年癸未天正冬至星度七十二候各中星
列表而附以各星赤道經度歲差表中星時刻日差度表太陽
黃赤升度表二十八宿黃赤積度表可以逐年逐日依法加減
使中星與時刻互求撰中星表一卷更漏中星表三卷金華其

鄉里別撰金華晷漏中星表二卷又推算是年各恆星並近南極諸星及天漢起沒黃赤經緯度撰恆星表一卷又因是年十一月望月食依法推算甲申六月朔日食撰交食細草三卷又以八綫及八綫對數每十秒爲率卷帙繁重以每度六十分列表析弦切割三綫各爲一帙撰八綫類編三卷八綫對數類編三卷又彙采諸書量倉量田各法撰量倉通法五卷方田通法補例六卷倉田通法續編三卷其居官治事廉平嘗曰與其浪費無益之酬應不若將薄俸製儀器刻算書使絕學昌明故所至以銅木石諸工及刻書人自隨與同官婺源齊梅麓及梅麓客全椒江雲樵友善以算術切礪梅麓使雲樵佐先生編纂先生合所著算術書命曰翠薇山房算學取雲樵所著弧三角舉隅次弧角設如後以其補圖立術相發明也歸二十餘年閉戶

著書道光八年卒他所著有四書異同鄉黨小箋證文文集筆錄愈愚錄東郭鄉談又有梅移隨筆則補處州地志之缺也

參史

傳 翠薇
山房算學

量倉通法

量倉與量田在九章最淺近然不明立法之根而深悉乎綫面體比例之理不特守死法而不能通變卽依術布算亦多歧誤夏侯陽方倉張邱建以爲未得其妙王制東田畝數鄭注及甄鸞五經算術俱未密合專家且然況坊本小數乎梅勿菴因桐陵捷田歌括演爲方田通法不用畝法而知畝數近阮芸臺少保又仿天文家萬分爲日法之法製尺量倉不用斛率而知米數立術之巧得數之捷人咸詫之而究極數理根源實皆出於自然非強設也夫體成於面面成於綫綫成於點點無長短闊

狹厚薄可論自一點引而長之至又一點止則成綫凡弧綫直綫皆有長短無闊狹而皆以點爲界以綫縱橫乘之則成面凡平方長方斜方平圓橢圓及各等邊各不等邊諸面皆有長短有闊狹無厚薄而皆以綫爲界復以綫再乘之則成體凡正方形長方斜方方亭方錐芻童塹堵鼈臙陽馬及渾圓長圓橢圓尖圓半圓諸體皆有長短有闊狹復有厚薄而皆以面爲界形雖不一苟深明其故以方圓各率之比例御之固無不可測之面與體也何論倉田今使量田者仰測承塵量倉者俯測池水而輒謝不能者習其數不明其理故移步卽迷耳華亭徐華西延緒以量倉訣相質寒齋多暇因取曩所肄習者爲之逐句詮釋復設求積求邊諸例以暢其義而隱伏雜糅者閒以借根方法馭之並附測體各術得書五卷名曰量倉通法雖不敢妄擬梅

清儒學案卷二百二十一
三
氏然或附方田通法後使量倉量田者均有所參考焉亦初學之一助也

方田通法補例

徐華西既屬楠撰量倉通法復以梅氏方田通法立術簡奧未設算例又環斜弧矢眉梯錢錠諸形難以徑得屬仿量倉法補成完帙使田曹倉曹各有專書攷方田法自九章以下若孫子五曹夏侯陽張邱建程賓渠諸家踵而加詳然圓方相求僅據舊率故未密合惟數理精蘊於各面形之邊綫相等面積不同面積相等邊綫不同者各立定率比例而後方斜周徑始無遁形如以綫測面則以邊綫長短求面積多寡用以丈量田地卽古方田法也以面測綫則以面積多寡求邊綫長短用以分田截積卽古少廣法也由綫而面由面而體苟明乎立法之根比

例之理則測面測體一以貫之況九章第一章雖以方田命名其實有邊求積胥統之方田有積求邊胥統之少廣倉田特其中一類未有能量各形而不能量倉與田者亦未有不能量各形而獨能量倉與田者且未有能量倉而反不能量田者然五曹算經分倉田爲二蓋爲初學說法不得不爾爰採各法折衷於數理精蘊先明其理次詳其數終窮其變分類排纂復得書六卷名曰方田通法補例雖以方田設問而反覆推求務使可以測方田卽可以測他形以求合於九章之旨故或以三角八綫比例或以借根借方立算是爲量田設法未免太深而揆諸重句測海寸木量天則又自愧淺甚也

弧角設如序

婺源齊梅麓彥槐以弧三角比例錯綜變換不可端倪御製麻

象考成草野既末由仰窺而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塹
堵測量及梅循齋江慎修戴東原焦里堂諸家書或闡理精深
或立術簡奧或舉例而未徵諸數讀者目眩心迷無從入手屬
仿算經設如之例各撰細草以便初學因檢曩所衍正弧斜弧
諸算草分門排纂質之江雲樵雲樵曰對數表爲八綫設談弧
三角而不及對數是舍易就難非所以引誘來學也且汪衡齋
謂總較法不備用對數非對數不可用彼自不能用耳遂次第
補之夫法取其密何分今古算取其捷何問中西薛氏天學會
通專用對數固非正法若以八綫測球體雖隸首復生當無以
易況又有對數以省乘除一加一減卽得弧度何捷如之衡齋
算學因總較法餘弦矢較用加減疑對數法窮雲樵於兩弧夾
一角以切綫分外角法通之則仍不窮梅文穆赤水遺珍於三

弧求角列開方得半角正弦二術以乘除課其繁簡雲樵以對
數衍之迎刃而解竟似西人創此二術爲對數設者然非於弧
角比例之理反覆貫通卽使手八綫對數一編亦不過如臺官
演撰課其數則不誤叩以理則全乖不將移步卽迷乎故以對
數妙八綫之用則可因有對數遂不復探本原則不可爰作釋
例以明其理次列設如以備其法殿以雲樵對數細草以妙其
用梅麓閱之如以爲可作步算初枕幸爲我語來學曰江雲樵
善用對數非別有祕法不過肯向本法上多費苦心耳

揣籥小錄序

觀象授時首重儀器而度景知時以前民用日晷其一也顧指

南鍼所指非子午眞綫

謹按麻象考成云指南鍼有所偏向其
所偏向又隨地不同不可爲準 又按

僧一行嘗以鍼較北極鍼指虛危之間極在虛六度初鍼實偏
於極右二度九十五分北極偏右則知南極偏左矣又沈存中

筆談亦稱微偏東不全南又徐文定麻議云指南鍼所得子午非真今以法考之實各處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若憑以造晷則冬至正午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又梅勿菴揆日紀要云取正午之影須在正南然天上正南非羅鍼所指之正南也須於羅鍼正午之西稍偏取之或云丙午之間縫鍼與臬影合非也又云鍼所指在不在不同金陵則偏東三度又楊光先有鍼路論又陸朗夫惟數理精蘊載作立面平面日晷諸法切問齋集有指南鍼辨

測驗精確超絕前人近時多有仿製者俱按京師極高四十度爲之南北高度既異東西偏度又各不同不按里差爲準是猶膠柱而調瑟矣若平面晷雖按里差起算第一方一晷亦不能率土皆通也已卯秋婺源齊梅麓彥槐以新製面東西日晷並所衍北極高度表見贈按極度低昂可隨處測驗歎爲先得我心今春與全椒江雲樵臨泰探其立法之根卽其法而變通之易斜規爲平圓從晷腰出弧綫以準北極鐫之牙版承以銅座底置螺柱以取地平並因齊表增入經度及各州縣度分衍成

北極經緯度分全表其製晷畫晷及用晷之法各爲圖說附於表後輒成小帙命之曰揣籥小錄俾用者可查節氣以知南北亦可因時刻以知節氣質之梅麓未知有當否

揣籥續錄序

余旣撰揣籥小錄以備測時之用復因梅氏諸方日軌以弧三角法逐節氣求太陽距地平高度係用新法黃赤距緯二十三度三十一分推算又列表自北極高二十度至四十二度止而二十度以前如廣東之瓊海五十度以外如黑龍江烏喇等處現隸版圖者皆未之及謹依欽定厯象考成後編實測黃赤大

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推算

按古法推日在赤道內外最大之數約二十四度而新法算書載亞

里大各於周顯王二十五年測得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二十秒變從中法度分得二十四度三十五分奇較古法爲強自後屢測屢改漸有減分除依巴谷於漢景帝中元元年所測與亞里大各同外如亞爾罷德於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測

定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五分授時厓則減為二十三度三十三分三十二秒新法算書又減為二十三度三十一分三十三秒至我朝考成上編始測定為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後編又減三十秒西人言黃赤大距古大今小此其證歟 自

極高十八度至五十五度逐節氣加時太陽距地高度以列表並屬江雲樵推得橫直二表日景長短為表影立成以補前錄所未備云

高弧細草序

曩在京師力不能置鐘表因用垂弧本法逐節氣時刻求太陽距地高度並用正切餘切比例加減太陽半徑求橫直表景長

短作四十度高弧細草

京師北極出地四十度稍弱

歸里後復成二十九度

細草

金華府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十分

補官括蒼又續二十八度細草

處州府北極出

地二十八度二十五分

以備檢查然依法推步每度動經旬月及更歷一

地又須另衍存之行篋幾等黃金擲虛牝矣今春周葵伯回武

林屬衍三十度細草杭州府北極出地三十度十七分而毘陵諸好事者又以

不及江南各度暑景為憾江南蘇州府北極出地三十一度二十二分太倉州三十一度二十九分

松江府三十一度整常州府三十一度五十一分江寧府三十

二度零四分鎮江府三十二度十四分揚州府三十二度二十

七分通州三十二度二十八分淮安府三十三度三十二

分徐州府三十四度十五分海州三十四度三十二分簿書

鮮暇屬江雲樵補之不旬而就詔而叩其術則所創對數簡法

也夫古人以高弧測景求天於渾圓以表臬測景求天於平面

其用最鉅其法甚繁彼立表求地中經生家紛紛聚訟無論已

即郭邢臺行測四出所得無幾熊三拔表度說用十二為率創

製各晷視古法較捷然以三角八綫推之猶多未確馬德稱四

省表景立成僅及午正已為梅勿菴所稱非以此法未易操觚

歟自有西人八綫對數可以省乘除然勿菴氏尚謂薛儀甫專

法不備用對數之說余撰揣籥續錄時雖亦採用雲樵對數總較法而不能省加減折半之繁又不能不檢正餘弦表數故仍依梅氏例有時無刻誠苦其繁也雲樵乃以定緯距緯餘弧相加減折半之正弦餘弦一率二率較數立表徑與三率加減卽得四率旣不須加減折半又不須檢正餘弦表可謂善用對數矣得此法而補成各省細草計日可成豈非快事然得此法而人人可算處處可推卽今所衍各草尙可不存又何須再補哉爰列垂弧總較法於前以溯其源次以矢較正弦及對數總較諸法以通其變再列雲樵所創新術及各表於後以妙其用而附以所衍各草彙爲一帙以貽葵伯且以質諸好事者

附錄

江雲樵曰理之至者中西一轍法之精者先後同揆自談西學

者詆古法爲粗疏而申中法者又或執古率以難新術不知三角卽句股借根方卽立天元三率比例卽今有術重測卽重今有術借衰卽衰分之列衰疊借卽盈朒之假令他若天周三百六十度則邵子嘗言之日周九十六刻則梁天監中嘗行之三一四一五九二之率則祖沖之趙友欽已先用之丹邨是書融會中西通貫爲一而於各法之殊塗同歸及隱奧難曉者尤推闡曲暢轉鳥道而引之康莊俾人人可由淺入深因端竟委厥

功偉矣

江臨泰倉
田通法序

先生歸田後鄉居不入城市太倉陸模舊部民也宰金華叩其居去郭四十里竹籬茅舍宛然農家通姓名知爲縣令以疾辭模有甥爲先生所取士造其門欣然出見與之飯呼三子出問所業長爲農次衣工三木工也曰何無業儒者先生笑曰世俗

讀書尙科名一入仕途此心不可間矣止之宿明日送之云老
夫僻處江鄉不與搢紳交久矣寄語陸侯勿以老夫爲念
張星
鑑書

事

丹邨交游

齊先生彥槐

齊彥槐字夢樹號梅麓婺源人嘉慶戊辰召試舉人次年成進
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江蘇金匱知縣毀淫祠斷疑獄振荒歉能
勤其職二十三年以疾告卜居宜興築雙溪草堂有終焉之志
道光四年高堰決洪澤湖涸大臣出行河先生上海運議巡撫
陶澍采其說試行無阻檄攝蘇州同知監疏吳淞江擢知府以
憂歸遂不復仕先生爲文根柢經術通天官家言嘗制中星儀
自動渾儀各爲說以示用者又造龍尾恆升二車旱用以灌溉

濂用以宣洩巡撫林則徐嘗試用之謂有益於農田水利二十
一年卒著有北極星緯度分表海運南漕叢議梅麓詩文集

參史

傳方濬
頤撰墓表

弧角設如序

予曩官梁溪暇輒與江君雲樵演弧角之算而歎西儒對數之
妙爲不可思議頗疑汪衡齋總較法不使用道具之說質之雲
樵雲樵曰總較法非不可用對數衡齋不解用耳因檢梅文穆
赤水遺珍所載三弧求角開平方得半角正弦二術示予予渙
然冰釋益信雲樵於此事真能貫通雖以文穆之高明猶議西
人不當置簡法於前繁法於後爲刺繡而藏其金鍼詎知此二
法西人特爲對數設其至繁者乃其至捷者也惜衡齋已亡不
及聞雲樵之言而改正其說予旣罷官薦雲樵於丹邨丹邨之

才十倍於予得雲樵朝夕講求而測算之學益進茲所撰弧角設如一書卽予數年前與雲樵謀欲成之而未果者丹邨可謂好學矣然丹邨著書非爲名也爲嘉惠來學也夫著作之家有名有實觀其書可以知其人予嘗謂戴東原爲人不如梅勿菴勿菴之書惟恐人不知東原則惟恐人知勿菴用西法則曰此西法也用其法必闡其理東原則用西法而避其名且務爲簡奧令人猝不易了此非由心術之不同乎且夫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天下事未有不簡且易而得爲精者以八綫馭弧角實簡於三乘方求矢以對數馭八綫又實易於八綫之用乘除乃詆之者至此於異端邪說若不可一日存於天壤閒者噫亦惑矣善乎丹邨之言曰法取其密何分今古算取其捷何問中西通人之論亦君子之論也是編厚不盈寸而

弧三角形參伍錯綜及諸家同異之說悉具其中既作釋例以推作法之原復列對數以便布算之用卷帙不繁雖貧者易購文字無障雖鈍者能通使學者皆得是書讀之則皆可以知黃赤經緯之度舉東原所祕爲絕學者一旦而公之人人非大快事哉故觀丹邨之書而知丹邨之爲人也已

江先生臨泰

江臨泰字棣旃號雲樵全椒人諸生幼通音韻之學精天文算術手製儀器論簡平儀中星盤比例規渾天球多所闡發齊梅麓宰金匱延先生佐幕梅麓引疾歸丹邨先生復延之助編算學諸書以所著弧三角舉隅入翠薇山房算學晚又撰渾蓋通論本明李振渾蓋通憲圖說而運以心得一歸簡要年八十八

重游泮水逾年而卒

參全椒縣志

弧角設如釋例

弧三角爲球面弧綫所成綫皆曲故曰弧三角交則成角步算之目曰以角求弧曰以弧求角曰以弧角求弧曰以弧角求角其術則曰弧角相求曰次形曰垂弧曰總較明乎其術以八綫比例各相當四率馭之周天經緯如指諸掌矣

弧三角俱在球面大圈爲腰圍之一綫每圈均分三百六十度

半之各一百八十度曰半周四分之各九十度曰象限

六分之各六十

度日紀限十二分之各三十度日宮日時二十四分之各一十五度日節氣日小時日地平方

曩游梁溪齊梅麓屬仿算經設如之例撰弧三角細草以課各術疏密成簡明算法一卷梅麓以爲太略擬增補圖說久而未就知張丹邨有弧角設如之作亟索觀之則多予舊藁所未及者夫測算之學至本朝而極盛御定厯象考成揆天察紀明時

正度洩千古不傳之祕一時講明而切究者若梅勿菴王曉菴
薛儀甫李安溪及家慎修錢竹汀李尚之輩於中法西法各有
心得卓然成家第草野旣末由履觀臺窺中祕而諸家撰述持
論不同詳略互異讀者每望洋而返閒有留心斯事者又或鄙
演撰爲疇人末技而務鉤棘字句以示祕奧吹毛索瘢以矜創
獲甚且於中西之辨斷斷不休如講學家之攻良知爭無極不
知推步躔離取其驗於天者從之不必問其爲中與西也立術
布算取其密且捷者從之亦不必問其爲古與今也羅雅谷云
算數比例步步蹠實非若談空說立可欺人以口舌明明布列
非若握槩奪標可欺人以強力層層積累非若由旬刹那可欺
人以荒誕西儒之術驗之懸象旣有合於天課以算數復較密
於古使必舍八綫而用三乘方取矢舍三角測量而尋重差綴

術之遺緒舍易就難已無異改今時筆札皆從篆體強今人脣
吻盡復古音況陰竊其實而陽避其名改三邊求角爲三距求
觚改三銳角爲三觚句於句股改一鈍二銳爲三觚一倨於句
股改同式形比例爲同限互權而曰此我法非西法篠驂卉犬
是亦不可以已乎丹邨是編融會諸家括以二十八例條分縷
晰綱舉目張並因予言於垂弧總較法外補切綫分角及開
平方得半角正弦二法其於弧角比例可謂擇之精而語之詳
而毫髮無遺憾矣輒不揣固陋增衍對數於各例後第恐談厯
理者將笑丹邨爲疇人末技耳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九

天津徐世昌

左海學案上

閩中諸儒承李文貞蔡文勤之後多宗宋儒服膺程朱自
左海始兼精掣漢學治經重家法辨古今文樸園繼志述
事父子並爲大師世以比元和惠氏高郵王氏洵無愧焉
述左海學案

陳先生壽祺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歷典廣東河南鄉試得士稱盛以御史記名遭父憂歸遂不
復出自歸里後嘗爲阮文達延課詁經精舍一時樸學之士多
出門下後主清源鼇峯兩書院一以經術相提倡並作義利辨

知恥說以示學者規約整肅士初畏束縛久之靡不悅服道光十四年卒年六十四先生初從同里孟瓶庵郎中游潛心理學以古君子自期迨會試出朱文正阮文達門乃專爲漢儒之學又及見錢竹汀段若膺王懷祖程易疇諸名宿故學益精博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莫備於許氏鄭氏先生闡明遺書以尙書大傳自宋以後刻本率多譌漏因爲大傳定本三卷序錄一卷訂誤一卷並附錄洪範五行傳論三卷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五經異義則取近人編輯諸本參互考訂成疏證三卷其今文尙書經說考魯齊韓三家詩遺說考禮記鄭讀考皆未竟子喬樅續成之他所著又有左海經辨二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東觀存稿一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趺草堂詩

集六卷

參自撰隱屏山人傳

史傳

尚書大傳定本自序

尚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別出暢訓一卷疑卽略說之譌舊唐志直云尚書暢訓三卷伏勝注繆甚自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刊闕宋世已無完本迄明遂亡近人編輯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兩本曲阜孔叢伯本孫盧本多殺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強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覆加稽覈楬所據依稍參愚管而爲之案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芟除別爲訂誤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

清儒通考卷一百二十九
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雅記多漢諸儒所未聞遭時燔災明哲
退隱嬴祚旣顛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興亡失求得
二十九篇而九共帝告嘉禾揜誥擧命諸闕篇猶能言其作意
述其佚句文帝命掌故鼂錯從受尙書而伏生亦自以二十九
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間迄武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
氏立學官是爲今尙書孔安國晚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
顧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
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人大指略均足相推校
逸十六篇旣無今文可攷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
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
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
篇與后戴同而三十九篇逸禮竟廢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

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
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尙書今學精或不逮古
文然亦各守師法賈逵以爲俗儒康成以爲嫉此蔽冒不悛迺
謂當時博士末師破碎章句之過而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
屬情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
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
援引之及注古文尙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伐耆之
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舊
聞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
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
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
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

所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草創獨一叔孫通略定制度雜以秦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章焉假令當高帝時伏生年未篤老尊其高節安車禮徵與張蒼等考舊章立經制議禮樂則魯兩生息面諛違古之誚絳灌諸臣泯年少紛更之讒規撫粗定然後繼以賈誼董仲舒河閒獻王王吉劉向之倫先後討論法象明備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今其書散佚十無四五猶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攬摭大傳獨詳蓋有裨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皆善推禍福著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固本大傳監仲舒別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不

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

五經異義疏證自序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玄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
近人編輯勵存百有餘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
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攬拾叢殘以意分合
孔本條理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
戊辰夏余養疴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多
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
第八鬻制三事篇次尙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槩復刺取諸
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資
稽覈閒附蒙案疏通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太宜人里
第暇日質之吾友甌窻萬世美而及門僊遊王捷南爲鈔諸板

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丘明親造膝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絰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失舊聞寢湮或疑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縟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遞傳各持師法窳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勺非江河之瀾卷石非泰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眾說

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皆
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眾家姓名殊爲疏失不如異
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倣石渠論而詳贍
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謹譁頗傷黨伐永元十
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博士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妄生穿鑿
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
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
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
時而作憂大業之陵遲掾末師之躋陋也許君又箸說文解字
綜貫萬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旣夕記小戴禮雜記
周禮考工記嘗三傳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之駁
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司農囊括網

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案張懷瓘書斷叔重安帝末年卒鄭玄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視許爲後進而繩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穀之違何鄭同室何傷箴育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蘄於事得其實道得其眞而已庸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闕達名物之章明學者循是而討論焉其於昔人所譏國家將立辟雍巡守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禮記鄭讀考自序

或譏鄭司農注禮記多改字而妄甚哉其誣也壽祺曰禮記本出孔壁及河閒獻王所得皆古文也其後禮家授受變爲今文則文字固不能無少譌異矣漢儒傳禮記四十九篇有小戴氏

有慶氏而大戴氏傳記八十五篇亦閒與小戴相出入劉向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當卽小戴之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以爲是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者謂禮記不得專稱禮與禮十七篇之名相紊也自后蒼戴聖慶普洎橋仁曹褒馬融盧植諸家之本師承各出傳寫日繁異同參差豈一而已鄭注所引或作某或爲某者是也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輒下己意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前三例居十之八九後一例才十之一二耳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糝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然則禮記傳至漢末糝繆固多非宏達大儒孰能正之鄭依盧馬之本爲注注檀弓子

顯引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鞮然則鄭君改讀多從子幹所考之舊安可非哉或問曰鄭於儀禮詳別古文今文周禮詳別故書或字及杜子春鄭司農讀論語詳別齊魯古讀然毛詩箋禮記注改讀之文不盡著所本何也答曰儀禮周禮之古文故書時蓋漸就淪亡故載之注中以存舊聞論語自張侯論出三家遂微惟包周章句列於學官故並考齊古以綴遺緒詩則魯齊韓並列學官家有其書故箋毛異讀兼采三家不必盡徵所出也禮記雖未立學官而戴慶橋曹諸儒舊本傳授甚眾具在禮家觀慶氏禮至晉猶存賀瑒世傳其業則曹褒所傳禮記可知也橋仁著禮記章句教授千餘人則橋君學之盛可知也後漢景鸞蔡邕並爲月令章句則治禮記者之多自名家可知也故鄭注所參取諸家亦不必盡徵所出也然考檀弓其慎

也注曰慎當爲引禮家讀然今也衡縫注曰今禮制衡讀爲橫
玉藻纁綏注曰綏或作蕤明堂位喪大記之綏注皆曰當爲綏
讀如冠蕤之蕤周禮夏采注曰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
亦多則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是則鄭氏討論舊本依據禮家之
明驗推是而求思過半矣其它旁徵經傳左右采獲皆瞭然眉
列無復可疑此鄭君所以囊括網羅斟酌至精卓然爲議禮之
宗也而一孔之士乃以鄭好改字動相訾警所謂是末師而非
往古亡從善服義之公心豈不誣哉豈不誣哉余因專舉鄭注
異讀博稽文字證明本源爲禮記鄭讀攷俾流俗不得妄施其
謗焉亦欲扶師法正經術緘寡陋存道真云爾

三家詩遺說攷自序

漢傳詩者四家魯齊韓並立學官元始之世始置毛詩博士不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九
久旋廢後漢賈逵嘗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集攷三家詩自景伯始惜其書不傳宋王伯厚詩攷所緝三家遺說止取文字別異缺漏甚多壽祺案兩漢毛詩未列於學凡馬班范三史所載及漢百家著述所引皆魯齊韓詩異者見異同者見同緒論所存悉宜補綴不宜取此而棄彼也今稍增緝以備瀏覽猶有未能具載者他日當別成一篇使學者有所攷焉

左海經辨

即今文尙書有序說

或難壽祺曰子論伏生二十九篇併序而不併大誓辨矣然今文尙書有序與否蒙竊惑焉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似今文無百篇之序故爲今學者

不知有百篇又書序般庚爲三篇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如伏

生書有序何不分般庚顧命以遵書序顧皆合爲一篇使經與

序兩不相應也戴庶常震嘗言序爲伏書所無見文集古今王

光祿鳴盛嘗言書序亦從屋壁中得見尚書後案末意其然乎答之曰

劉歆班固荀悅漢紀卷二十五袁宏後漢紀卷十二建初八年並言孔

子宅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百篇之序同出於孔壁儻亦伏

書所無諸家言古文得多者何得不一及之也歆所譏以尙書

爲備者當時學者黨同妒真之詞彼非果不知尙書有百篇也

伏生故爲秦博士論衡正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此非

未嘗肄業及之者尙書大傳篇目尙有九共帝告嘉禾粟命揜

誥諸逸書之名見玉海卷三十七及菰文志考證爲今學者卽未見書序寧皆

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耶臣瓚之說蓋本孔叢

子孔叢連叢下篇載臧與從弟安國書云襄為今學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按此書出魏晉閒人臣瓚驟見而為所惑因傳會之以為治今文者不知本有百篇然蘇林注漢書但曰備之而已說絕與臣瓚異林仕於魏黃初中未見偽孔臧書故也古書每篇之首自有題目如帝典湯誓仲虺伊訓太甲般庚兌命高宗大誓武成康誥君陳君雅甫刑秦誓之屬見於羣經其來已久百篇之序所以依此排比古文尚書般庚分為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為二是矣今文尚書觀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見漢書藝文志注引桓譚新論秦近君志作延君名恭是亦每篇必有題目其般庚三篇據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尚書殘碑般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空一字始接下篇經文知上篇之末亦然是今文般庚卷中未嘗不分別特同卷

相次總爲一目析言二篇可也通言一篇亦可唯康王之誥則不應同爲顧命以違書序卽謂今文無序然使篇目具存伏生安得刪除之而併合之嘗揣其故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脫字數十是今文有脫簡脫字也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多矣

劉歆移讓

太常博士書云

康王之誥意必偶脫篇目伏生徒見王若曰以下經文

與顧命經文相承首尾貫弗牽連傳寫雖其次有書序可按而篇目旣失伏生或守其舊而不改或年旣昏耄忘其兩篇起訖之界疑莫能分遂合爲一耳豈肯任意割裂若僞孔妄分王出在應門以下爲康王之誥哉然則今文篇數之分不分曷關於有序無序哉雖然所謂今文尙書有序者尙未有以質實也今

討論經典請立十有七證以明之藝文志尙書家歐陽經三十

二卷按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大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

必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爲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

一卷矣

詩書之序至馬鄭始爲之注毛詩篇首正義云毛傳不訓序是漢初治經者未有爲序作訓者也

或曰

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歐陽何以不然曰漢初爲

傳訓者皆與經別行

見毛詩篇首正義

以班志覈之六藝家傳訓卷數

多寡往往不與經符如詩經有序於尙書最爲近乃魯齊韓詩

皆二十八卷惟魯說齊孫氏傳卷與經合而魯故齊孫氏故齊

后氏故后氏傳韓故韓內傳韓說卷皆與經異毛詩二十九卷

而毛詩故訓傳卷亦與經異齊詩有序無序無以明之魯韓毛

之詩皆有序而傳訓卷數參差若是於歐陽夏侯之書乎何疑

今文有序其證一矣班固稱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

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固言如此則遷書五篇之外
蓋多取今文矣史記載尙書逸篇惟見湯征湯誥湯征又在古
文逸十六篇外餘絕無聞獨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至於序作
原命爲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序作般庚爲五遷無
定處殷民咨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復衰百姓思般庚序作
高宗彤日及高宗之訓爲武丁祭成湯事又言祖庚立祖己嘉
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

漢書律厯志載劉歆三統
厯文引書序曰惟十有一

年武王伐紂大誓諸侯八百會以此爲觀兵時事下又引序曰
一月戊午度于孟津以此爲十三年事與史記及今書序不合
鄭康成書注說同劉歆蓋古
文家說也今書序或失其舊序作洪範爲武王克殷後二年序

作棨命爲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棨申戒太僕國之政序
文侯之命爲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序作秦誓爲穆公封穀
尸後事又序夏社在典寶後序咸有一德在成湯時以太甲爲

太甲訓以伊陟為太戊以分器為分殷之器物以康王之誥為

康誥其他女房為女方太垺為泰卷仲虺為中囁遷蹕為遷傲

圯于耿為遷于邗升鼎耳為登鼎耳鬲為飢歸獸為行狩異畝

為異母歸禾為餽禾旅天子命為魯天子命無逸為母逸肅慎

為息慎俾榮伯為賜榮伯伯問為伯璆柴誓為獮誓呂荆為甫

荆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則顯然兼取之伏書也且尙書古

今今文之序或同或否師傳則然如韓詩之序可考者關雎刺

時也晁氏詩說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選辨命論注漢廣悅人也文選七啟注汝

墳碎家也後漢書注蝓蝻刺奔女也同雞鳴讒人也太平御覽夫移燕兒

弟也晁氏詩說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注與毛詩序互有

同異此今古文書序異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證二矣論衡佚

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

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經二十九篇其所采書序卽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

祕于中外不得見

二句本論衡正說篇

庸生孤傳衰微特甚霸但見今文

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寧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攬拾較易乃不并取以爲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證三矣孔穎達尙書正義曰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見正義卷一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夏侯之書非伏生元本也然言有序則可信

按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一字石經尙書六卷又云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則唐人於拓本漢石經尙書及見之也穎達謂今文則夏侯歐陽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故於堯典篇首正義嘗引石經其云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必見石經尙書有百篇之序故爲是言耳今文有序其證四矣歐陽大小夏

侯尙書亡於永嘉之亂

見隋書經籍志

今無可攷請以尙書大傳徵之

周書成王政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尙書音義曰踐尙書大傳云藉也詩幽風破斧正義引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按將蒲姑序言成王踐奄遷其君子蒲姑是奄君猶存書傳謂殺其身此今文說之異蓋書傳體近韓詩外傳往往旁牖異聞非盡釋經然而遂踐奄三字則明出于成王政之序今文有序其證五矣周書亳姑序曰周

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之于畢告周公尙書大傳
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老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
武之廟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周公薨
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
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
弗及知乃不葬于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

漢書梅福傳注

儒林傳注後漢書張興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

書傳言葬周公事本於亳姑序也論衡

感類篇引書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蓋古文所字
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之事聯爲一也今
文有序其證六矣然難者猶謂與書序有兩端也大傳又曰武
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雒見御覽卷八十三此出商書高宗彤日
之序也今文有序其證七矣大傳又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

召公先相宅此述周書召誥之序也其下即述經文云六月乙

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見御覽卷二百六
於載鄭注云太保

召公先周公
視洛邑也今文有序其證八矣大傳又曰夏刑三千條見長
孫無

忌唐律
疏義此本周書甫刑之序也甫刑序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

刑案經曰五刑之屬三千不言夏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

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亦不及夏左氏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昭公
六年雖言夏刑而不舉其目若非見書序訓夏贖刑之文何

以知三千條為夏刑也今文有序其證九矣大傳篇目有九共

帝告彜命序又有嘉禾揜誥此皆在二十九篇外若非見書序

何以得此篇名也今文有序其證十矣書傳既有明文請更徵

之白虎通白虎通引尚書悉用今文家說誅伐篇偁尚書序曰

武王伐紂据御覽卷三百
四引有序字此周書大誓序及武成序之文也古
文

尙書紂作殷字其引尙書用今文則序亦出之今文無疑今文有序其

證十一矣漢書孫寶傳平帝立寶為大司農孔光馬宮等咸稱

王莽功德比周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有不相說著

于經典此引周書君奭之序也攷儒林傳平帝時立古文尙書

王莽傳元始四年益博士員而寶為大司農在元始二年百官公卿

表數月免是時古文未立寶受公羊顏氏春秋於筦路見儒林傳成帝初

以明經為郡吏本傳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史記將相名臣年表漢書百官公卿表並云建始四年忠為御史

大夫故知寶為郡吏在成帝初亦非為古學者則其所誦之經亦今文也古文

毛詩平帝已立而康成注禮時尙未之見則孫寶之不見古文

尙書不足疑也今文有序其證十二矣後漢書楊震傳曾孫彪

議遷都曰般庚五遷般民胥怨此引商書般庚之序也彪世傳

歐陽尙書所據乃其本經今文有序其證十三矣法言問神篇

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按揚子雲引書皆用今文書不備過半唯今文爲然若古文則前漢存者五十八篇不得云爾今文有序其證十四矣法言又曰古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夫按酒誥惟今文有脫簡故其言如此今文有序其證十五矣論衡正說篇駁或說尙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曰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論衡此篇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誥亦據今文爲說若古文則案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尙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今文有序其證十六矣杜預春秋左傳後序曰紀年稱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此語大與尙書序說太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

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詳預此言
直以書序爲出自伏生預時三家尙書見存目驗援據致爲明
確今文有序其證十七矣稽合十有七證彰彰如是其足以決
三家尙書之有序與否觀者豈猶不自悟耶夫三家尙書有序
則伏生所得不得謂無序伏生所得有序而大誓乃後出則伏
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序當其一吾故曰伏生二十九
篇併序不併大誓也

今文三家尙書自有同異

世皆知今文尙書與古文尙書有同異不知今文三家又各自
有同異古文平章百姓尙書大傳則作辯章百姓今文也又作
便章見史記五帝本紀古文堯夷說文土部尙書正義卷二引夏侯
等書則作嵎鐵史記夏本紀索隱引今文尙書及帝命驗作禺

鐵經典釋文引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鋹皆今文也又作郁夷史

記五帝紀如此古文暘谷五帝紀索隱引史記舊本則作湯谷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于咸池今文也今本淮南子作暘谷與索隱所引異蓋傳寫誤

依尙書改之又作暘谷說文第九山部暘解云一曰嶠鋹暘谷也古

文平秩周禮馮相氏疏引尙書大傳則作辯秩東作辯秩南僞

辯秩西成今文也又作便程東作便程南爲便程西成見五帝

紀古文平在朔易尙書大傳作辯在朔易今文也又作便在伏

物見五帝紀及索隱引大傳亦然古文曷咨後漢書崔駰傳作

疇咨今文也又作訓咨見隸釋劉寬碑古文盟豬漢書地理志史記

夏本紀則作明都今文也又作孟諸索隱云亦正左傳謂之孟

諸今文亦爲然今案初學記政理部三引尙書大傳孟諸靈龜

是伏生尙書作孟諸也古文在治芻以出入五言漢書律厓志

則引作七始訓以出入五言訓字依隋志引改今文也又作來

始滑以出入五言見五帝紀案來始即奈始之譌奈古七字形近來滑習聲近義通此今古文相

亂又作采政忽見案隱偁今文古文曰弟亦作曰洩見徐廣偁

史記一本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則作曰圉今文也詩齊風箋古文尙書

以弟古文曰蠹亦作曰冓尙書正義引鄭王本皆然周禮大卜鄭注引如

此史記宋微子世家則作曰霧說文作霧从雨攷聲徐鉉等曰今俗从務然則史記亦宜作霧

今文也漢書後漢書五行志並引洪範五行傳作霧皆霧之誤文獻通考郊社考祈禱引洪範五行傳作冓亦非說文

霧地氣發天不應从雨攷聲重文冓云籀文省霧又作曰被見

徐廣舉史記一本它如五玉漢書郊祀志作五樂夔尙書中候

作歸見太平御覽八十二前師乃鼓鼗譟見周禮大司馬注引書蓋大誓文後漢書劉陶

傳武旅有鳧藻之士杜詩傳士卒鳧藻鳧藻即鼗譟之異文蓋

歐陽大小夏侯傳習之本容有不齊猶今詩有魯齊韓今春秋

公羊有嚴顏雖共出一師猶不能無稍歧互要以各尊所聞彌縫其闕苟通厥指何必論甘忌辛觀馬鄭並治古文而傳本之字多異學者亦可以見其噴而觀其會通矣

今文尙書亦以訓詁改經

史記多以訓詁改經文學者所知也今文尙書亦有然者如丙

之爲入

丙古文俗作納

寅餞內日尙書大傳云寅餞入日出內五言史

記夏本紀云出入五言

說文丙入也

或之爲有時亦罔或克壽論衡

氣壽篇後漢書鄭崇傳引云時亦罔有克壽

鄭君論語注或之言有也

達之

爲通用克達殷卽大命蔡邕石經作用克通殷就大命史記夏

本紀達于河達于沛達于荷達于淮泗並作通字矜之爲憐

尔

矜憐撫掩之也毛詩鴻雁傳矜憐也

予惟率肆矜爾論衡雷虛篇引云予惟率夷

憐爾離之爲麗不離于咎尙書大傳云不麗于咎

易象傳離麗也

咎之

爲對奉答天命尙書大傳云奉對天命此猶毛詩芄蘭能不我

甲毛傳甲狎也而韓詩卽作狎字釋文小旻是用不集毛傳集就

也韓詩卽作就字韓詩外傳六鴛鴦摧之秣之毛傳摧莖也韓詩卽

作莖字釋文大明倪天之妹毛傳倪磬也韓詩卽作磬字釋文毛詩正義

抑洒掃庭內毛傳洒灑也韓詩卽作灑字外傳卷六皆今學之以訓

詁代經者也

史記用今文尙書

史記始用書序採摭十之七八其說多異蓋今文家言也其所

錄尙書亦以今文爲主雖班固稱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範

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以此五篇攷之如五帝紀之載堯典居

郁夷曰柳谷徐廣云一作柳谷便在伏物黎民始飢五品不訓歸至于

祖禰廟尙書大傳歸格于禰祖用特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今文宅皆爲度夏本紀之

載禹貢維箇箝楛

徐注箭足杆說文竹部引維箇箝楛今文也木部引維箇箝楛古文也

榮播既

都周本紀之載洪範毋侮鰥寡

尚書大傳同

文字皆與今文脗合則

所謂多古文說者特指其說義耳若文字固不盡从古文也五

篇而外所錄皆今文說可知

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周公卒後暴風雷雨亦今文說

不獨黎

之作耆流為雕之作流為烏如熊如羆之作如豺如離而已司

馬子長時書惟有歐陽大小夏侯未立學官然則史記所據尚

書乃歐陽本也

史記採尚書兼古今文

漢書儒林傳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所載堯典禹貢微子

洪範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段君若膺始辨漢人援引尚書皆用

見立學官今文之本遷書多古文說者特其說義則然而文字

仍悉依今文此論足以發千古之覆矣然以史記所採五篇覈

之實有兼用古文者如肇十有二州不作兆尙書大傳作兆蟻珠息魚

不作玼暨說文弟一玉部玼重文蟻夏書玼從虫賓弟八維

籓籓枯說文弟五竹部籓引夏書曰惟籓籓楛重文籓古文籓弟六木部枯引夏書曰惟籓籓楛不作籓楛

蟠豕導濊不作漾說文十一水部漾重文濊注古文从養漢書地理志作養思曰睿不作容

尙書大傳作容漢五行志引經曰思曰睿應劭曰容通也古文作睿志下引傳曰思心之不容容容皆今文不離于

咎不作麗困學紀聞引尙書大傳不麗於咎曰悌不作圉詩齊風箋古文尙書以悌為圉高宗

饗國五十五年五十五亦與今本尙書異史記當是古文說梅本誤也不作百年蔡邕石經高宗

饗國百年皆古文之灼然可信者也遷非經生而好釣奇故雜臚古

今不冝專守一家魯周公世家載金縢其前周公奔楚事乃古

文家說其後成王改葬周公事乃今文說此其明證矣

白虎通義用今文尙書

今所傳白虎通義非完書就四十三篇及它書所援闕文考之

凡引尙書無偁古文者逸書則偁尙書逸篇引尙書大傳近十

餘條攷黜篇引書曰三年一攷少黜以地

公羊傳隱公八年注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疏云書傳文又路史發揮卷五引大傳曰再細少以地

似書傳文而字有脫漏否則書緯

文漢人引緯多直偁爲經紉冕篇引書曰黼黻衣黃朱紉疑卽

今文顧命布乘黃朱之異文其宗族篇解尙書以親九族爲父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與歐陽夏侯符而不从古文家上自高祖

下至玄孫之說

見詩葛藟正義左傳桓六年正義引五經異義

喪服篇解尙書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爲周公以王禮葬與尙書大

傳符

大傳文引見通鑑前編成王十一年又見漢書梅福傳注後漢書張奐傳注路史後紀卷十注又見後漢書周舉傳

注引洪範五行傳

而不從古文家周公奔楚之說

見史記魯世家論衡感類篇

然則

白虎通引尙書悉用今文家明矣或曰後漢書賈逵傳言肅宗

立特好古文尙書賈逵丁鴻皆治古文皆與議白虎觀何以知

其不兼用古文也曰許叔重作五經異義於今尙書說古尙書

說必加別識肅宗既好古文撰白虎通者儻用古文豈無別識

以著其異哉攷後漢書言肅宗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

嘗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然是時帝特使發出左

氏大義長於二傳者而已未及尙書逵條奏左氏三十事則在元和二年據奏云改元正

麻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及元和二年始用四分麻也蓋逵尤明左氏傳先已為之解

詁故也見本傳建初四年乃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肅宗紀丁

鴻傳著白虎通義儒林傳序逵以校書郎與議其後乃詔撰集歐陽大

小夏侯尙書及古文同異遷為衛士令案楊終傳詔諸儒於白虎觀考論同異會終坐

事繫獄校書郎班固賈逵表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

與於白虎觀則是議白虎觀時逵方為校書郎逵傳言撰集三

家尙書及古文同異遷為衛士令明在議白虎觀之後矣丁鴻傳注引東觀記言逵以衛士令集議非也又其後建

初八年乃詔諸儒選高才生受古文尙書當集議白虎觀時古

文猶未用也丁鴻傳年十三從桓榮受尙書榮傳歐陽尙書不言更受

古文而楊倫傳言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按鴻為司徒在

安帝永光四年鴻其晚治古文與集議白虎觀者尙書博士止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見續漢百官志諸儒則賈逵通大夏侯尙書逵傳以大

夏侯尙書教授丁鴻桓郁習歐陽尙書肅宗從郁受經稱制臨決宗旨

可知而鴻又以才高論難最明本傳故白虎通於尙書悉用今文

也逵鴻雖通古文尙書然逵嘗習毛詩左氏春秋矣左氏春秋

又嘗於建初元年入講南北宮矣乃白虎通所引詩傳並出魯

韓而無一語及毛詩宗族篇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此必逸禮之文通典徑改作毛萇曰案詩湛

露毛傳有此語宗人作宗子然白虎通凡引經傳例無直書人名者通典改之誤矣嫁娶篇引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出易

緯乾鑿度詩鄭風丰序云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與此稍異非毛傳文也所引春秋傳並出公

羊閒及穀梁必別識之而無一語及左氏三占從二理勢則然

其於尙書用今文猶是例也何疑焉

尙書亡逸篇說

仁和孫之騷輯尙書大傳召誥傳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
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五句按此文出白虎通社稷篇傳尙
書逸篇魏書及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並同則非
書傳文明矣惟初學記及禮記郊特牲正義作尙書無逸篇無
字誤衍或當作亡謂尙書篇數之亡逸者也古亡無通傳寫誤
亡爲無白虎通爵篇引書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亦其例也今
本尙書大傳毋逸傳有此文乃後人綴緝者羸入江處士聲尙
書集注音疏堅執爲書無逸篇之佚句而以亡之與逸二字有
辨力詆合稱亡逸者爲妄段氏古文尙書撰異用其說然則大
社惟松五句亦將緣初學記禮記正義之譌文入之尙書無逸

篇乎且尙書大傳無逸作毋逸見困學紀聞卷二不作無字徧考諸書未有載尙書大傳引毋逸佚句者此何據也余友高郵王伯申曰白虎通引書無有舉篇名者不應於此忽亂其例斯言足以破惑

大小戴禮記攷

劉向別錄古文記二百四篇

見經典釋文序錄

漢書藝文志記百

三十一篇

漢書藝文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本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景十三王傳曰河閒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又曰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經典釋文序錄引鄭君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

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又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壽祺案孔壁所得書魯恭王傳僅言數十篇知非全書藝文志依七略著錄記百三十一篇蓋河閒獻王所得者故六藝論兼舉之百三十一篇之記合明堂陰陽

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

凡二百十五篇並見藝文志而別錄言二百四篇未知所除何

篇疑樂記二十三篇其十一篇已具百三十一篇記中說見後除

之故爲二百四篇孔子三朝記亦重出不除者篇名不同故也

大戴禮記所載七篇爲千乘四代虞戴德詁志小辯用兵少閒不著孔子三朝記之名隋志言劉向考校

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

三朝記王氏史氏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減少一篇與別

錄藝文志不符失之然百三十一篇之記第之者劉向得之者

獻王而輯之者蓋叔孫通也魏張揖上廣雅表曰周公著爾雅

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通撰輯禮記

此其顯證雅讓之言必有所據爾雅為通所採當在大戴記中

武進臧庸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見爾雅釋親孟子

子帝館甥于貳室趙岐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篇引

禮樂記乃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注引通本秦博士親見古籍

嘗作漢儀十二篇及漢禮器制度而禮記乃先秦舊書聖人及

七十子微言大義賴通以不墜功亞河間漢志禮家闕其書且

沒其名何也隋書經籍志大戴禮記戴德撰

小戴禮記戴聖撰此題亦誤大戴記八十五篇小戴記四十九篇

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

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壽祺案二戴所傳記漢志不
別出以其具於百三十一篇記中也樂記正義引別錄有禮記

四十九篇此卽小戴所傳則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蓋

別錄兼載諸家之本視漢志爲詳矣經典釋文序錄引陳邵晉

空長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

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

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

之禮記是也邵言微誤隋書經籍志因傳會謂戴聖刪大戴之

書爲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明堂位樂記爲四十九篇休寧戴

東原辨之曰孔穎達義疏於樂記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後

漢書橋玄傳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

卽班固所說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者也劉橋所見篇數已爲

四十有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學於融其六藝論亦但

曰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作隋書者徒謂大戴闕篇卽小戴所錄

而尙多三篇遂聊歸之融耳壽祺案橋仁師小戴後漢書謂從同郡戴德學亦誤又曹褒傳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然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二戴慶氏皆后倉弟子惡得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耶釋文序錄云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然則謂馬融足三篇者妄矣

大小戴記並在記百三十一篇中

錢詹事大昕漢書考異云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協百三十一篇之數壽祺案今二戴記有投壺哀公問兩篇篇名同大戴之曾子大孝篇見小戴祭義諸侯饋席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小戴聘義本事篇自有恩有

義至聖人因殺以制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它篇目尙多同者
漢書王式傳稱驪駒之歌在曲禮服虔注云在大戴禮五經異
義引大戴禮器毛詩幽譜正義引大戴禮文王世子唐皮日休
有補大戴禮祭法又漢書韋玄成傳引祭義白虎通畊桑篇引
祭義曾子問情性篇引閒傳崩薨篇引檀弓王制蔡邕明堂月
令論引檀弓其文往往爲小戴記所無安知非出大戴亡篇中
如投壺釁席之互存而各有詳略乎大戴記亡篇四十七唐人
所見已然白虎通引禮諡法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
帝記少牢饋食禮注引禘于太廟禮疏云大戴禮文周禮注引王霸記
明堂月令論引召穆篇風俗通引號諡記論衡引瑞命篇毛詩靈臺
正義引政穆篇卽召穆篇彼汾正義引大戴禮辨皆大戴逸篇
名記卽別名記文選注引禮瑞命記卽瑞命篇其他與小戴出入者略可舉數豈能彼此相足竊謂二戴於百

三十一篇之說各以意斷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錄也

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之書

儒者每言王制漢博士作月令呂不韋作或又疑樂記出河間獻王皆非事實也禮記王制正義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書

經典釋文引同

攷盧氏說出史記封禪書封禪書曰文

帝召魯人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厯服色事明年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然今王制無一語及

封禪言巡守者特一端耳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劉向別錄云文

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以今王制參檢絕不相合

鄭君三禮

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

此則博士所作王制或在藝文

志禮家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中非禮記之王制也鄭君駁五

經異義云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答臨孝存周禮難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斯言得之月令正義引鄭目錄云月令者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壽祺案正義云賈逵馬融之後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後漢書魯恭傳恭議日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隋書牛弘傳今明堂月令者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魏鄭公諫錄月令起於上古呂不韋止是修古月令未必始起秦代也此則禮記月令非呂不韋著審矣唐書大衍厯議

云七十二候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僧一行親見周書月令有七十二候則與禮記月令無異益信蔡邕之言不妄也鄭君以爲禮家鈔合殆失之又鄭謂三王官無太尉秦官則有以此斷月令爲呂氏書案月令命太尉呂覽尉作封然則禮記亦當本作命太封卽易通卦驗所謂夏至景風至拜大將封有功之義見太平御覽引其作太尉者淮南時則依漢制改而禮家從之非其舊也論語集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櫜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牛弘引周書月令論明堂之制殿垣方在內水周於外水內徑三百步孔氏尙書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與漢書律志載劉歆三統厯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適合粵曰古通月采卽月令之譌也是自漢迄唐諸

儒及見周書月令篇而所引有出於十二月紀之外者則禮記所未取也樂記者藝文志云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而班志兩載其書曰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案漢書食貨志王莽下詔曰樂語有五均鄧展注曰樂記樂元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而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白虎通禮樂篇亦屢引樂元語此卽獻王所傳樂記二十四篇之一篇也三禮目錄於禮記樂記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謂屬二十三篇之樂記也禮記正義云蓋十一篇合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

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案別錄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正義言如此則今禮記中之樂記非王禹樂記甚審史記正義云樂記者公孫尼子次撰也此言必本之別錄七略樂記出公孫尼子而有竇公篇者竇公本魏文侯樂人年百八十歲至漢文帝時猶存此篇或載其在文侯時論樂事也別錄於二百四篇僞爲古文記漢書河閒獻王傳魯恭王傳兩稱禮記皆統以古文魯恭王傳又特明之曰皆古字也河閒獻王

且明言七十子之徒所論是惡得有秦漢作者之文廁其間邪
後儒動訾禮記雜出漢儒不攷甚矣

夏小正考

宋傅崧卿序夏小正謂隋志有夏小正一卷漢唐志旣錄戴氏
禮此書宜不別見意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離析篇目而爲
此壽祺竊不謂然史記五帝本紀云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
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夏本紀云學者多傳夏小正此三篇皆
在百三十一篇記中太史公時二戴未出於五帝德帝繫姓云
或不傳而於夏小正云學者多傳則當時此篇顯有專行者如
士禮十七篇傳自高堂生而喪服一篇漢以來諸儒多爲注解
別行於世見隋經籍志戴德先有喪服變除見通典禮四十一
是其證也崧卿又謂小正之傳戴德所撰案鄭君六藝論云戴

德傳禮八十五篇言傳則述而不作夏小正有傳殆如喪服有子夏傳由來久矣爾雅釋蟲郭注引夏小正傳曰蜋蝸者五采具又引傳螭蝟者蝟邵編修晉涵爾雅正義云夏小正舊不分經傳郭注釋草引夏小正曰蒿也者莎隋媿者其實亦不稱爲傳此云夏小正傳是晉初卽有分經傳者傳崧卿本分析經傳本於郭氏邵氏言如此今攷吳陸璣毛詩義疏引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見左傳隱三年正義則三國時有傳名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引大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候王事之次今夏小正傳無此文蓋傳本異則漢時已有傳名也鄭康成月令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九月當爲八月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爲鳥養也者不盡食也鄭君亦以經與傳說兩分之

不始於璞明甚

齊詩

王應麟詩攷按輯魯齊韓三家詩用志良善惟誤採董道齊詩故信以爲眞則非也齊詩亡於魏惟王吉匡衡翼奉諸人傳齊詩見漢書本傳奏疏所引者可據外如地理志齊地條云詩風齊國是也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嶼之間兮師古曰齊國營詩之詞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按班固所云齊詩者謂齊國之詩與上文稱幽詩秦詩邶詩唐詩鄭詩陳詩爲一例非謂齊轅固生所傳也小顏於此及下引自杜沮漆皆指稱齊詩不知何據然觀藝文志云魯最爲近之又班固撰白虎通用魯說則漢書所引恐是魯詩固之伯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語說有法師丹爲匡衡弟子傳齊詩固或世其家學釋文還韓

詩作嬖則作營者必齊魯之說也又引說文云猫山在齊崔集
注本作嶢崔本與漢志合然陸德明亦不能定其爲齊爲魯小
顏何以知齊詩作營也小顏於地理志郁夷下引韓詩而韓詩
實不作郁夷其言多舛謬不足信

詩有六情五際解

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天下之術在於六情
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很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
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之
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
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
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
陽萬物各以其類應又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易有陰陽詩有

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孟康注引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
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壽祺案奉治齊詩兩舉師說六情五際
皆齊詩說孟康引詩內傳者齊詩內傳文也太平御覽引春秋

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宋均注曰六情卽六義也一曰風二

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翼奉傳攷之則宋均之

釋六情非齊詩本義也

毛詩大序正義釋六情據翼奉說

應劭注漢書以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亦非齊詩本義也後漢書郎顛傳

引詩汎厯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

李賢引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毛

詩大序正義引詩緯汎厯樞以釋五際云亥爲革命一際也亥

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

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然齊詩五際並數戌而詩
疏不及之亦非據郎顛傳注戌亥皆爲天門亥爲革命當一際
則出入候聽宜以戌當一際矣太平御覽引詩含神霧曰集御
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縣
縣瓜甃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將至著有天子也此齊詩五際
之義也文選文賦注引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
宋均注申申公也壽祺謂申公之學爲魯詩五際六情之說出
齊詩與申公無涉或云絕於申者絕於魯也絕於魯者蓋尊齊
而絀魯之辭也詩緯言陰陽術數與齊詩相傳疑魯齊弟子有
互爲是非者故詩緯之言如此此說未當攷毛詩采薇正義引
汎麻樞云陽生酉仲陰生戌仲絕於申者謂五際之道陽氣至
申而絕至酉始生也宋均注誤解耳

公羊傳徐氏疏

公羊傳徐氏疏或以爲唐之徐彥或疑爲陳隋間人案公羊傳文公二年疏解云諸侯七虞以下雜記文云云之說具左氏傳疏今檢左氏傳僖三十三年孔穎達正義有引雜記及士虞記說虞禮之文徐氏偁之似其在孔氏後然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公羊疏十二卷列公羊諸家之末而不著其名經典釋文敘錄有梁東宮學士沈文何撰春秋左氏義疏闕下秩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隋志文何作文阿義疏作義略孔穎達春秋正義序言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今奉勅刪定據劉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補焉然則文二年正義說虞禮文蓋取之沈劉公羊疏所稱左氏傳疏或指沈劉之書又不得以是斷徐氏爲唐人矣

釋文偁易傳

經典釋文敘錄注解傳述人於施讐易下彭宣戴崇並云作易傳案施氏易之後有書者惟景鸞作易說見後漢書儒林傳而漢書藝文志儒林傳及張禹彭宣兩傳皆不言宣崇著易傳隋書經籍志備列梁七錄亡逸之秩亦無此書不知陸氏何據攷易子夏傳七略云韓嬰傳見敘錄而德明直以爲卜子夏梅賾所上古文尙書及孔傳與馬鄭本乖而德明以爲真古文其決擇亦多未精疑所謂彭戴易傳亦誤據贗本耳冊府元龜卷六百七注釋類載彭戴易傳與釋文敘錄同蓋卽誤據釋文

易音辨

孔氏周易正義八論論易之三名曰鄭玄依乾鑿度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孔又云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皆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

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音亦也不易也變易也易有易代之名凡有無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張氏何氏並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謂用其文而背其義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孔述鄭易如此案繫辭乾以易知陸氏釋文云鄭荀董並音亦虞翻注繫辭云陽見稱易坤藏爲簡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閱藏物故以簡能注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旅上九喪牛于易皆云乾爲易是四家並讀易簡之易爲亦音也毛詩周頌岐有夷之行傳云夷是也箋云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其下卽引易曰乾以易知云云箋意申毛佼易卽夷易之義也易喪羊于易釋文云鄭音亦謂佼易也是佼易

之易如字鄭以易簡證佼易則讀易簡如字明矣鄭先通京氏
易晚乃治費氏詩箋所引蓋京易是京氏亦讀易簡之易爲亦
音也毛詩大雅板牖民孔易箋易易也可證二字古音義無異
淮南俶貞訓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莫窺形
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夫惟易且靜形物之性也
高誘注易讀河閒易縣之易此亦難易之易讀如亦之一證孔
沖遠徒狃於後世俗音以易簡變易分去入二聲而不知古音
無是易之三名皆同聲爲訓也陸元朗於易大壯旣引鄭讀佼
易音亦乃於周頌又以佼易與夷易同音羊豉反不亦踏乎

說文經字攷

許祭酒說文所載羣經古篆等字錢氏潛研堂答問枚舉三百
餘字外尙有可埒益者易則愁卽夕惕若厲之惕冰卽陰始凝

也之凝濂卽鄭易濂于無陽之濂菁卽鄭易昏菁之菁彪卽鄭
易彪蒙之彪毓卽王肅易振民毓德之毓幣卽或錫之鞶帶之
鞶扠卽鄭易三扠之之扠汙卽鄭易需于沙之沙遼卽鄭易明
辨遼也之遼頤卽鄭易賁如蹠如之蹠欲卽京易習欲之欲瀉
卽水游至之游古文肱卽獲匪其醜之醜惛卽京易惛惛往來
之惛纍卽鄭易纍其角之纍焯卽劉表易家人焯焯之焯筋卽
荀易其牛筋之筋頰卽鄭易壯于頰之頰趙卽其行次且之次
照卽萃聚也之聚擊卽子夏易擊羊悔亡之擊劓卽京易困九
五劓劓之劓彪卽其文炳也之炳古文鬻卽覆公餗之餗脾卽
列其夤之夤鄭康成作臙
與脾同字朋卽京易裂其朋之朋媻卽孟京易
歸妹以媻之媻窞卽京易窞其無人之窞髡卽孟易婦喪其髡
之髡帑袷皆卽縞有衣袷之袷噴卽見天下之蹟蹟字眇卽馬

氏易故君子之道魁矣之魁网即作為罔罟之罔隼即躁人之

辭多之躁黜即鄭易為黜喙之黜遘即鄭易遘卦之遘尙書則

假即假于上下之假采即辨章百姓之辨峒即暘谷之暘后即

啟明之啟醱即圯族之圯台即今文舜讓于德不台之台煙即

古文煙于六宗之煙謚即今文惟刑之謚哉之謚敵即播時百

穀之播馗即猾夏之猾懷即擾而毅之擾見玉篇哥即歌詠言之

歌之即殄行之殄巧即何畏乎巧言之巧岨即距川之距褻褻

皆即絺繡之絺古文曰目皆即在治習之習見鄭注翺即鳳皇來

儀之鳳翥即百獸率舞之舞顛即元首喜哉之喜罔即元首明

哉之明許君云罔賈侍中說讀與明同王伯申侍郎云魏曹罔字元首蓋古文尙書元首明哉明有作罔者故曹氏名

即據古文尙書也字取此賈侍中說當戢即赤埴墳之埴鄭本玼即蠙珠之蠙淖即

江漢朝宗于海之朝今文見論衡濞即沱潛之潛見史記夏本紀萼即華陽

之華玲卽球琳之琳鄭本尙書粲卽二百里蔡之蔡稽卽納秸服之

秸鎔卽無盡劉之劉訖卽爾忱不屬之忱叟卽今文優賢揚歷

之賢見三國志注及漢碑摩卽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邊卽逃矣西土之人

之逃見文選注嵩卽今文如豺如離之離見史記周本紀及文選西都賦注慆卽古

文大誓師乃慆之慆古文詖卽無偏無頗之頗篋卽盡起而築

之之築簡卽逸祝用之用沫卽王乃洮頰水之頰眊卽耄荒之

耄見漢書刑法志跽卽荆辟疑赦之荆贖卽今文贖宮劓割脰庶刺之

贖見尙書正義賅卽今文惟貨惟求之求劇卽杜乃獲之杜見周禮秋官雍

氏注譏卽譏譏善巧言之譏見公羊傳及楚詞章句詩則杙卽韓詩南有樛

木之樛尫卽韓詩施于中尫之尫見文選注餼卽言秣其馬之秣殂

卽夙夜在公之夙見尉氏令鄭君碑纏卽素絲五紵之紵帥卽毋感我

悅兮之悅齎卽領如蝟蟻之蟻較卽倚重較兮之較彙卽藿兮

蕻兮之蕻

見玉篇與蕻同

漚即北流活活之活轍即韓詩庶姜轍轍之

轍狎即韓詩能不我狎之狎衿即魯詩青青子衿之衿

石經

熾即

韓詩熾熾女手之熾管即我哥且謠之謠綃即魯詩素衣朱綃

之綃

見鄭箋

效即見此粲者之粲匏即肅肅鴉羽之鴉鞞即竹鞞

緄滕之鞞

見鄭康成儀禮注

西即可以栖遲之栖

見漢嚴發碑

媿即韓詩誰

俯予媿之媿醬即韓詩碩大且醬之醬醞即韓詩飲酒之醞醞

字鞞即執訊獲醜之訊穉即南山有枸之枸蕻即菁菁者莪之

菁

集韻蕻艸兒詩蕻蕻者莪李舟說

摯即如輕如軒之輕隸即方叔涖止之涖

枋即韓詩如矢斯枋之枋鞞即如鳥斯革之革麇即其麇孔有

之麇

亦正注引詩

穹即韓詩在彼穹谷之穹駮即韓詩駮駮駮駮之

駮駮即鳶飛戾天之鳶愷即天之方濟之濟沉即韓詩謀猶回

次之次犴即韓詩宜犴宜獄之犴鷓即馱彼晨風之晨薺即韓

詩曠睨聿消之曠覓卽韓詩先集維霰之霰底卽周道如砥之

砥穴卽使我心坎之坎嗽卽維禹甸之甸見周禮稍人鄭注芋籽皆

卽或耘或耔之耔見漢書食貨志采卽此有滯穗之穗積卽此有不斂

積之積崔靈恩三家集注斛卽賓載手仇之仇犴卽綽綽有裕之綽簦

卽臺笠緇撮之臺國語吳語唐尚書云簦夫須也案尔正臺夫須也臺簦音相轉詩臺笠卽此搗卽

有鶯在梁之鶯船卽造舟爲梁之造牒卽韓詩周原膺膺之膺

焯卽烝之浮浮之浮机卽授几有緝御之几是楚詞章句弭卽駢駢

角弓之駢釋文駢說文作弭谷啣皆卽嘉穀脾臄之臄輶卽與爾臨衝

之衝礮卽取厲取鍛之鍛見釋文彌卽俾爾彌爾性之彌訃卽辭

之戢矣之戢扇卽尙不愧于屋漏之漏翺卽大風有遂之遂迓

卽往迓王舅之迓見鄭箋貉卽其追其貉之貉卽和鬯一卣之

卣意卽萬億及秭之億輶卽應輶縣鼓之輶見鄭箋畧卽有略其

耜之略儀禮則兗卽士冠爵弁服之弁衿卽士冠韎韐之韐說文

注引鄭司農說卽仲師儀禮注結卽士冠采衣紵之紵褻縠皆卽士昏被穎黼

之穎籓卽士昏婦執笄之笄豐卽鄉射設豐之豐併賸皆卽燕

禮賸觚于賓之賸苟卽聘禮燕禮賓爲苟敬之苟當讀己力切但卽

覲禮肉袒之袒紵卽士喪不綰之綰見鄭注裝卽士喪幙自用緇

之幙擊卽士喪設決麗于擊之擊因卽士虞中月而禫之禫精

卽特牲饋食視饔爨之饔周禮則商卽商賈阜通貨賄之商侈

卽轉移執事之移彝卽膳膏羶之羶臠卽以鹹養脈之脈膾卽

醫醢糟之糟鬻卽糗餌之餌欸卽粉餈之餈醢卽五壘之壘羶

卽內豎則前蹕之蹕掄卽搖狄之搖矧卽封人置其紵之紵笄

卽共其牛牲之互互字蠶卽鼓人夜鼓蠶之蠶斂卽師氏掌以

媿詔王之媿義卽治其禮儀之儀肆師鄭注故書儀作義賚卽檠燎之燎

鬻卽掌共秬鬯之鬯豈卽奏愷樂之愷器卽典同高聲碣之碣

窆卽舛聲鬱之舛籥卽掌教歛竽笙壎籥之歛龠卽簫篴遂管

之篴籥卽箬人之箬勿卽雜帛爲物之物旒卽旂車載旌之旂

祿禋皆卽遂以獮田之獮無卽璫玉三采之璫鄭注故書璫作璫璫卽

玉璫之璫璫卽犬人凡幾珥之幾範卽大馭作犯軼之犯軼卽

蠲氏之蠲踴跣皆卽刑者使守門之刑楸卽牙得則無槩而固

之槩此當是尒正木相磨楸之字非考工記之槩膚卽陶人爲甗之甗甗卽甗實二

甗之甗枱卽庇長尺有一寸之庇禮記則簪卽曲禮國中以策

蕤卽沒之蕤蟪卽月令蚯蚓出之蚓桶卽角斗甬之甬見史記商君傳

呂覽仲春紀鴛鴦皆卽田鼠化爲鴛之鴛苗卽具曲植之曲籥鞠皆

卽麴蘖必時之麴齋卽火齊必得之齊極卽曾子問葬至于壙

之壙藪卽內則三牲用藪之藪姆卽姆教婉婉聽從之姆碩卽

玉藻士佩瑤玟之璫，黼即為己倮，卑之倮，禕即大傳殊徽號之

徽見鄭注，邈即學記學不躐等也。之躐，筓即伸其佔畢之佔，認即

樂記使論其文而不認之認見荀子，殞即卵生者不殞之殞，磬即

石聲磬之磬見史記樂書，臙即使其曲直繁瘠之瘠，左氏傳則一即

授師子焉之子，禕即地反物為妖之妖，糕即公狩于禚之禚，睨

即睥其目之睥，俯即禹稱善人之稱玉篇，褱褱即筆路藍縷之

藍縷，邈即好聚鵠冠之鵠，交寄皆即趙叟在後之叟，鷗即鄭人

立髡頑之髡，蔽即毋棄菅蒯之蒯，梨即使巫以桃茆之茆據杜注

鬻，節，健皆即饁，于是之饁，競即二惠競爽猶可之競，籩即舟，斂

守之之斂說文籩引春秋傳曰澤之自籩重文斂此即左氏傳澤之萑蒲舟斂守之之本字也說文自乃舟之譌左

氏傳斂乃斂之壞字，舟斂即舟籩謂澤藪之利也，鴉即公子稠

之稠說文鴉引春秋傳曰有空鴉按春秋傳無空鴉之文鴉與

詔通亦與稠同訓短衣也魯昭公名稠所謂稠父喪勞是

也說文空字上穴乃公之壞字下工
乃子之壞字嘉定貢生吳淩雲說
睿卽日月之會謂之辰辰

字輻卽載蔥靈之靈蕘卽荀偃卒于戲陽之戲
見杜注及後漢書光武紀劉昭

地理志注補公羊則淨卽至于爭門之爭選卽祖之所逮聞也之逮

見石經徇徇卽朋友相衛而不相迫之迫論語則輶稅皆卽大車

無輶之輶槌卽瑚璉也之璉侏卽可以託六尺之孤之託
見玉篇引

論語慳卽空空如也之空及卽求善價而沽諸之沽
玉篇引逡卽

逡逡如也之逡
見祝穆後碑趨卽趨進翼如也之趨
玉篇引黷卽點

爾何如之點箝箝皆卽斗筭之人之筭莧卽莞爾而笑之莞櫬

卽置其杖而芸之置
見石經什拜卽子路拱而立之拱孟子則躬

卽蹙頰之頰難卽若火之始然之然覩卽成覩之覩蠶卽蠶食

實者之蠶慙卽噉爾而與之之噉丙丙媾皆卽以言飶之也之

飶闕卽王使人問夫子之問忒足則媿卽媿樂也之媿
毛詩釋文引韓

詩作 瘵卽氣靜也之氣爽卽顛靜也之顛宓卽密靜也之密勉

卽剋勝也之剋退遣卽徂存也之徂鞠窳皆卽鞠窮也之鞠匿

卽挾藏也之挾普卽替滅也之替萌卽翌明也之翌詢卽訥訟

也之訥斷卽苛妍也之妍駢卽皇華也之皇繭卽萌萌在也之

萌襍襍禮卽委委佗佗之異見釋文寔卽瘡瘡病也之瘡瘵卽

不俟不來也之俟黻卽絨羔裘之縫也之絨鬣卽鬣兒也之鬣

耐卽一達謂之道道字寬卽東南隅謂之交交字尔正釋文交本或作寬與

突同案說文宀部有寬突二字皆不引尔正獨寬字注云室東南隅謂之寬則寬乃尔正正字也畏卽穉苦謂

之羶羶字齟卽骨謂之切切字釋文云本或作齟鬣卽角謂之鬣鬣字

確卽斫謂之鐡鐡字爛卽搏者謂之糲糲字疇卽璋大八寸謂

之琬琬字覓卽雨寬爲霄雪之覓坭卽水潦所止爲坭丘之坭

羶卽緋羶也之羶糞卽其大者羶之羶疥卽薛山蕪之蕪夢卽

其萌蘗之萌

亦正當連下文蒹葭字為句蘗蒹即大戴記百草權輿之謂權輿者草木之始也蘗蒹正字權輿通借

字陽湖孫星衍說

萊即釐蔓華之釐鼯即蟠鼠婦之蟠蚨即蟻蚧之蚧

蠹即蝥天蠹之蝥蚘即蝓蠹即鴛黃之鴛駟即鴛澤虞之鴛齟即羊日齟之齟躑即其跡迹之迹駟即牝日駟之駟駟即一目白矚之矚犄即體長犄之犄此類悉數之不能終學者精熟諸經參稽同異則觸目即得之矣

漢讀舉例

漢儒音讀之法凡言讀如讀若讀為讀日讀與某同皆別舉一字以定其音此常例也亦有即本字為音者蓋字包數音音包數義字同而音異者別其音字同而義異者別其義故或舉經典習見之文以證之或舉方俗易曉之語以徵之字雖不改而音與義已判矣此又一例也復有字止一音一義難為比況之

詞但就本義爲本音者此又一例也前一例人所易知後二例見經籍古注者詳攷如左

杜子春周禮注入事 地官稻人以溝蕩水注蕩讀爲和蕩

春官磬師擊編鍾注讀編爲編書之編 笙氏掌共焦契注焦

讀爲細目焦之焦 大祝五日振祭注禮家讀振爲振旅之振

四日振動注振讀爲振鐸之振七日奇拜注奇讀爲奇偶之奇

夏官圉師射則充楛質注讀楛爲齊人言鐵楛之楛 職方

氏其浸潁湛注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 服不氏以旌居乏而

待獲注乏讀爲匱乏之乏

鄭司農周禮注二十六事 地官序官遺人注遺讀如詩曰棄

予如遺之遺 春官巾車鷺總注鷺讀爲鳧鷺之鷺 車僕大

射共三乏注乏讀爲匱乏之乏 天府釁寶鎮注釁讀爲徽或

日釁鼓之釁 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駟讀爲駟疾
之駟 夏官大司馬師旅執提注提讀如攝提之提 秋官序
官萍氏注萍讀或爲萍號起雨之萍 序官冥氏注冥讀爲冥
氏春秋之冥 序官蜚蒺氏注蒺讀爲爵蒺之蒺謂巢也 司
儀皆旅擯注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 掌客車三秣注秣讀爲
秣秣麻苔之秣 秋官序官掌訝注訝讀爲跛者訝跛者之訝
考工記函鮑注鮑讀爲鮑魚之鮑 輪人欲其掣爾而織也
注掣讀爲紛容掣參之掣 輪人捎其藪注藪讀爲蜂藪之藪
輶人馬不契需注契讀爲爰契我龜之契需讀爲畏需之需
輶人良輶環澗注澗讀爲澗酒之澗 冶氏鋌十之注鋌讀
如麥秀鋌之鋌 鮑人之事卷而搏之欲其無迤也注卷讀爲
可卷而懷之卷迤讀爲旣建而迤之迤 梓人爲筍虞注筍讀

爲竹筍之筍 出舌尋纒寸焉注纒讀爲竹中皮之纒 弓人
菑栗不迤注菑讀爲不菑而畚之菑栗讀爲榛栗之栗 夫筋
之所由檐注檐讀爲車檐之檐 矢人亦弗之能憚矣注憚讀
當爲憚之以威之憚

鄭康成易注一事 解讀如人倦解之解

康成尙書註二事 降讀如郟降於齊師之降 聒讀如聒耳
之聒

康成毛詩箋三事 終風箋噓讀當爲不敢噓咳之噓 狼跋
箋孫讀如公孫于齊之孫 伐檀箋飡讀如魚飡之飡

康成儀禮注四事 覲禮注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 卓讀如
卓王孫之卓 特牲饋食禮注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
士喪禮注綦讀馬絆綦之綦

康成周禮注二十六事 太宰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 小
司徒注甸讀如衷甸之甸 外府注布讀爲宣布之布 廛人
注滯讀爲沈滯之滯 質人注涇讀如涇尸盟之涇 鐘師注
鼓讀如莊王鼓之鼓 磬師注縵讀爲縵錦之縵 典同注甄
讀爲甄曜之甄 陂讀爲險陂之陂 鉗讀爲飛鉗鉗之鉗 鞅師
注鞅讀如鞅鞅之鞅 射人注作讀如作止爵之作 弁師注
會讀如大會之會 庾人注散讀如中散之散 挈壺氏注挈
讀如挈髮之挈 掌客注見讀如卿皆見之見 掌交注辟讀
如辟忌之辟 秋官序官注冥讀如冥方之冥 臬氏注量讀
如量人之量 韞人注穹讀如穹蒼之穹 陶人注庾讀如請
益與之庾之庾 荒氏注渥讀如鄱人渥菅之渥 匠人注淫
讀如淫液之淫 弓人注簡讀如簡札之簡 測讀如測度之

測 矢人注搏讀如搏黍之搏

康成禮記注七事 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
稅喪注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 樂記則易直子諒之心注子
讀如不子之子祭義注同 中庸可以與知焉注與讀爲贊者
皆與之與 仁者人也注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
之言 温故而知新注温讀如燁温之温 深衣續衽鉤邊注
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 表記衣服以移之注移讀如水汜移
之移移猶廣大也

高誘呂氏春秋注六事 卷二當染篇以茹魚去蠅蠅愈至注
茹讀茹船漏之茹字茹臭也 卷三執輿如組注組讀組織之
組 卷三論人篇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注居讀曰居處
之居居猶壅閉也 卷三月紀篇與爲奠明注奠讀如詩云吁

嗟復兮 卷二十六務大篇注巧讀如巧智之巧 任地篇農

夫知其田之易也注易治也讀如易綱之易

高誘淮南注六十五事 卷一原道訓柝八極注柝開也讀重

門擊柝之柝 况兮忽兮注况讀人空頭扣况之况 雖有鉤

箴芒距注距讀距守之距 用不屈兮注屈讀秋雞無尾屈之

屈 而田者爭處堯塙注堯塙讀人相堯掾之堯 新而不朗

注朗讀汝南朗陵之朗 一之解注解讀解故之解 連嘯注

嘯讀啁嘯無松柏之嘯 不以慊爲悲注慊讀辟向慊之慊

漠暗於執利注暗讀織絹緻密暗無間孔之暗 卷二俶眞訓

蚊行噲息注噲讀不悅懌外之噲 汪然平靜注汪讀傳尸諸

周氏之汪同 代謝舛馳注舛讀舛瀆之外 茫茫沈沈注沈

讀水出沈正白之沈 設於無垓坵之宇注垓坵垠墦也垓讀

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垓坵讀爲筦氏有反坵之坵被施頗烈
注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乃始懾甍離跂注懾讀簫無縫際之
懾以觀其易也注易讀河間易縣之易卷三天文訓本標
相應注標讀刀末之標是謂肫明注肫讀若肫諾皋之肫
卷四墜地訓曰亢澤注亢讀常山人謂伯爲亢之亢食木者
多力而彙注彙讀內彙於中國之彙近鼻也 有斥山之文皮
焉注斥讀斥丘之斥其人蠢愚注蠢讀人謂蠢然無知之蠢
懾山注懾讀人姓懾氏之懾卷五時則訓穿竇窖注讀窖
藏人物之窖乃命大酋注酋讀酋豪之酋秫稻必齊注齊
讀齊和之齊卷六覽冥訓畫隨灰而月運闕注運讀運圍之
運夫陽燧取火於日注夫讀大夫之夫過歸雁於碣石注
過讀眚過之過卷七精神訓芒芟漠閔注閔讀閔子騫之閔

日中有跋烏注跋讀跋巍之跋 薄蝕無光注薄讀厚薄之
薄 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注任讀任俠之任 得菘越下注越
讀經無重越之越 仇由注仇讀仇餘之仇 卷八本經訓其
行倪而順情注倪讀射倪取不覺之倪 芒繁紛挐注芒讀麥
芒之芒 戴角出距之獸注距讀距守之距 盤紆刻儼注儼
讀儼然之儼 菱杼紵挹注杼讀言杼紵讀紵結之杼 巧爲
紛挐注挐讀人性紛挐不解之挐 益樹蓮菱注蓮讀蓮芋魚
之蓮 甬道相連注道讀道布之道 冠無觚羸之理注羸讀
指端羸文之羸 卷九主術訓甞續塞耳注甞讀而買甞益之
甞 卷十三汜論訓以勞天下之民注勞讀勞勅之勞 乾鵠
知來而不知往注乾讀乾燥之乾 卷十六說山訓引輻者爲
之止也注輻讀土行輻之輻 揲挺其土注揲讀揲脈之揲

社何愛速死注江淮謂母曰社社讀雖家謂公爲阿社之社

故寒顛懼者亦顛注顛讀天寒凍顛之顛卷十七說林訓非

其任也注任讀勝任之任以玉鈺者發注發讀射百發之發

倚者易駟也注駟讀駟濟之駟毀舟爲杙注杙舟尾讀詩

有杙之杙繪爲之纂繹注纂讀曰綾繹纂之纂卷十九修

務訓以身解於陽盱之阿注解讀解除之解唵睽哆噉注哆

讀大口之哆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訖注訖讀燕人言趨

操善趨者謂之訖同也攫援標拂注標讀刀標之標雖鳴

廉修營注營讀營正急之營

史記注八事秦始皇本紀推終始五德之傳集解引鄭氏注

傳音亭傳高祖紀嘗告歸之田索隱引韋昭注告音告語之

告高武侯鯁集解引蘇林注鯁音魚鯁之鯁平準書名曰

白選索隱引蘇林音選擇之選 陳涉世家又閒令吳廣索隱

引服虔云閒又中間之閒又樊鄴滕灌列傳賜上閒爵索隱引

如涓證上閒音中間之閒 南越尉佗列傳卽被佗書集解引

韋昭曰被音光被之被 傅靳蒯成侯列傳集解引服虔曰蒯

音菅蒯之蒯 萬石君傳減宣集解引服虔曰減音減損之減

漢書注五十三事 高祖紀上隆準文穎曰準音準的之準

走至戚鄭氏曰音憂戚之戚志八注同 高武侯鯁蘇林曰鯁

音魚鯁之鯁 燕將臧荼爲燕王鄭氏曰荼音荼毒之荼 明

其爲賊應劭曰爲音無爲之爲鄭氏曰爲音人相爲之爲 盧

綰蘇林曰綰音呂繩綰結物之綰 樅公注蘇林曰音樅木之

樅 高祖紀下萬民與苦甚如涓曰與音相干與之與 沛侯

鼻重厚服虔注鼻音滂鼻 行田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

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 亡可躄足待也如瀆
曰躄音如今行樂躄行之躄 塋長陵已下蘇林注下音下書
之下 規摹宏遠矣鄧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 文帝紀四
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注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 景帝
紀五更議著合蘇林注著音著幘之著 武帝紀六忱於邪說
如瀆注忱音忱惕 昭帝紀七今三輔太常穀減賤鄭氏注減
音減少之減 王子侯表三夏羹侯服虔注夏音夏擊之夏
禮樂志二豐草萑孟康注萑音四月秀萑萑盛貌也 又窅窳
桂華蘇林注窅音窅朕之窅窳音窳下之窳 郊祀志五上推
終始傳鄭氏注傳音亭傳 天文志六天棊蘇林注棊音棊打
之棊 五行志七毋乃有所辟服虔注辟音邪辟之辟 五行
志七中之上霽恆風若服虔注霽音人備霽 五行志七下之

上大經在辟而易臣服虔注辟音刑辟之辟 地理志八平原
郡般如滄注般讀如面般之般 韓王信傳國被邊李奇注被
音被馬之被 韓侯傳刻印刊蘇林注刊音刊角之刊 周勃
傳趣爲我語蘇林注趣音趣舍 周亞夫傳吏簿責亞夫如滄
注簿音主簿之簿又張湯傳蘇林注同 任敖傳及呂比定律
令如滄注比音比次之比或曰比音比方之比 賈誼傳則因
而挺之矣服虔注挺音挺起 鼂錯傳連有假伍百服虔注假
音假借之假 鄒陽傳封之於有畀服虔注音畀予之畀 傳
二十三淖姬鄭氏注淖音泥淖 司馬相如傳二十七末光絕
炎李奇注炎音火之光炎 傳二十七盆入曾宮之嵯峨蘇林
注盆音馬盆叱之盆 傳二十七下雲之油油蘇林注油音油
麻之油 武五子傳三十三因長御倚華鄭氏注長音長者

李廣利傳三十一名昧蔡服虔注蔡音楚言蔡 東方朔傳三十五是寔藪也蘇林注寔音貧寔之寔藪音數錢之數 又同胞之徒蘇林注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 段會宗傳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注墊音墊阨之墊 揚雄傳上天動地吸蘇林注吸音吸吸動搖之吸 蹶浮麋鄭氏注蹶音馬蹄蹶之蹶 弼環蘇林注弼音石墮井弼爾之弼 王莽傳上標末之功服虔注標音刀末之標 敘傳七十上匪黨人之敢拾兮鄭氏注拾音負拾之拾 說難既酋應劭注酋音酋豪之酋酋雄也

說文解字十五事 辵部趨讀若春秋傳輔趨 辵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辵 足部躡當讀如豕白躡之躡 言部該讀若中心滿該 穴部窳讀若虞書曰窳三苗之窳 髟部鬣

讀若江南謂酢母爲鬚 馬部馭讀若尔疋小山馭大山峘

犬部獬讀若南楚相驚曰獬 黑部黠讀若染繪中束緞黠

大部戡讀若詩戡戡大猶 手部擊讀若詩赤舄擊擊 扞讀

若告言不正曰扞 女部嫗讀若人不孫爲不嫗 瓦部旃讀

若旃破之旃 糸部繻讀易繻有衣

